

書叢史交流中

# 中國文學史略

鮑文杰 著



中流出版發行

中流文史叢書之一

中國文學史略

鮑文木

## 自序

去年春，國立第十九中學紫電級國文教席，因學斌兄東行，乃由余接充；校方爲該級畢業期近，加開中國文學史一科，每週二小時，並由余兼授。編「中國文學史略」之動機由是起。惟當時手邊所有參考書，僅陸侃如氏「中國文學史簡編」，朱東潤氏「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鄭振鐸氏「中國文學論集」，及其他有關等書若干種，學校爲贛縣事變東遷石城者，原有圖書亦已蕩然無存，而當地文化又極低落，故欲先編成一集比較完善之講義，殊感棘手，初稿匆促告成，固未能滿意者也。秋來，十九中學奉部命趕辦復員，八年浪跡，余亦始來此杭高繼續舌耕，翻檢行篋，曾將是編試以配合課文講授。今年春，就初稿加以一番刪訂，復承斯永兄指教甚多，再加修正，以供高中二年級一學年（每週二小時）之用，此大概耳。

至本書編輯目的，爲適合高中學生之實際需要。故：（一）態度，在提供一般有關之知識；不在創立自我之新見。（二）內容，側重純文學，而對歷代純文學文體之演進，尤多扼要之說明。（三）章節劃分自周前逮至明清，以朝代成段落，分作八章，每章若干節，爲講授便利計，各節分量相等，

故同一範圍，有分二節或三節者。(四)文筆，採取淺近之文言文寫出。(五)其他，由於篇幅所限，舉例處多僅書某文某詩之標題，有志於此方面探研者，幸能各得原文一閱，尤佳也。

本書篇幅不多，而取捨從精，對高中作升學準備者，亦實有助益矣。

鮑文杰 于杭州 三十六年五月

# 目次

## 第一章 周前文學

## 第二章 先秦文學

第二節 先秦北方文學之一……………二

第二節 先秦北方文學之二……………四

第三節 先秦北方文學之三……………五

第四節 先秦南方文學之一……………六

第五節 先秦南方文學之二……………七

第六節 先秦南北合流文學之一……………九

第七節 先秦南北合流文學之二……………一〇

第八節 先秦南北合流文學之三……………一一

## 第三章 兩漢三國文學

第一節 秦漢說辭賦……………一二

第二節 兩漢之大賦……………一三

第三節 漢魏之樂府……………一四

第四節 漢魏之五言詩……………一七

第五節 兩漢之史家文學……………一九

## 第四章 兩晉南北朝文學

- 第一節 兩晉南北朝之小賦……………二一
- 第二節 南方樂府與北方樂府……………二二
- 第三節 兩晉南北朝之徒詩……………二三
- 第四節 兩晉南北朝之小說……………二六

- 第五節 蕭統選文……………二七
- 第六節 劉勰評文……………二八
- 第七節 鍾嶸品詩……………二九

## 第五章 唐五代文學

- 第一節 初唐之詩……………三二
- 第二節 盛唐之詩之一……………三二
- 第三節 盛唐之詩之二……………三四
- 第四節 中唐之詩之一……………三五
- 第五節 中唐之詩之二……………三六

- 第六節 晚唐之詩……………三七
- 第七節 晚唐詞人溫庭筠……………三八
- 第八節 南唐二主詞……………三八
- 第九節 唐之「古文」運動……………四〇
- 第十節 中唐之小說……………四一

## 第六章 宋代文學

## 第七章 元明文學

- 第一節 北宋之詞……………四三
- 第二節 南宋之詞……………四六
- 第三節 宋代二大女詞人……………四七
- 第四節 北宋散文六家……………四八
- 第五節 宋詩……………五〇
- 第六節 宋代「話本」……………五二
- 第五節 明初散文家……………五八
- 第六節 黨爭中之各家散文……………五八
- 第七節 明代平話……………六〇
- 第八節 明代章回小說……………六一

## 第八章 清代文學

- 第一節 清初之傳奇劇……………六三
- 第二節 清初詩家……………六四
- 第三節 清初散文三家……………六五
- 第四節 桐城派古文……………六六

第五節 陽湖派與湘鄉派古文……六七  
第六節 西洋思潮襲擊下之文學……六八

第七節 推波助瀾之革命文學……六九  
第八節 清代章回小說……七〇

# 中國文學史略

## 第一章 周前文學

周前文學，頗多傳疑之作。如記敍之文，雖莫古於「尚書」，然今古文之真僞疑讞未定，難以依據。若推理之文，莫古於「易」，然今日所見「易」之「經」文，爲文王周公之所繫，「傳」則孔子所作，必謂出於遼古，又恐厚誣古人。而抒情之文，舊以三百篇之「商頌」爲商代作品，以今觀之，並不足恃。至於古逸各篇，則時代更後，出諸僞撰，自可斷言。故對黃、唐、虞、夏以及商代之文，一般人恆感殊難確論。

不過，若因傳疑之作，遽而懷疑周前文學之有無，亦見過火。大概夏商與商周交替時代，由於連年戰爭，對原有文學作品之破壞，亦定足驚人也。

## 第二章 先秦文學

先秦文學，主要可分爲南方文學與北方文學。北方先揚其波：南方繼助其瀾。北方最初有周代詩歌之勃興，其成績有今日所傳之「毛詩」。之後，記敍之文，則有「春秋」「三傳」及「國語」

「國策」等。推理之文，舉其著者，如「論語」「墨子」「孟子」「韓非子」等，均有可觀。在南  
方，晚周時，文學大放異彩。推理之文，固繼「老子」後而有「莊子」；而「楚辭」一書，其想像  
之豐偉，更爲長江流域詩文學之新興者，總之，南方文學，蓋繼北方黃河流域文學而修飾之。

此外，荀况以北方之大儒而爲南方顯官，其賦與屈宋之「楚辭」同開漢代大賦之先河者也；而  
秦之銘刻文，氣象雄壯，且三句見韻，則別具生趣；至秦之「呂氏春秋」，則尤爲諸子思想之結集  
矣。

## 第一節 先秦北方文學之一（詩經）

「詩經」，即今日所傳之「毛詩」。此三百五篇，或謂爲孔子所刪定，或謂孔子未嘗刪「詩」  
，議論紛紜，未易確答；然孔子以「詩」「書」「樂」「禮」教弟子，則可斷言也。秦火而後，漢  
初之傳詩者四家，曰「齊詩」，轅固所傳也；曰「魯詩」，申培所傳也；曰「韓詩」，韓嬰所傳也  
；曰「毛詩」，毛亨所傳也。四家文字，互有異同，今三家已逸，惟「毛詩」獨存，故「詩經」又  
名「毛詩」。

「詩經」內容分爲三部：曰「國風」，相當於今日之民歌；曰「雅」，相當於今日之文人詩；  
曰「頌」，相當於今日之國歌校歌等。全部「詩經」，以「國風」「小雅」爲尤佳，大抵爲直抒性

情，不事修飾，非故事雕琢者所能及也。至「詩序」云：詩有六義，風雅頌外，尚有賦比興。蓋賦者，直接陳情也；興者，因物起興也；比者，托物見志也。然則「風」「雅」「頌」爲「詩」之體，「賦」「比」「興」爲「詩」之用，亦明矣。

至「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言詩之產生之原因，可謂甚精。

對「詩經」，古代聖哲多加論列。如「論語」孔子論「關雎」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曰：『不學「詩」，無以言。』孔子曾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史記孟軻列傳」載孟子『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荀子天論篇」謂：『百王之道一是矣，「詩」言其志也。』以上諸說，可以概見「詩經」之價值爲何如耳！

## 第二節 先秦北方文學之二（春秋三傳及國語國策）

「春秋」一書，向被視爲吾國編年史之祖。傳爲孔子據魯史而制作者也。起於魯隱公元年（即周平王四十九年），訖魯哀公十四年（即周敬王三十九年），凡十二公，計二百四十二年。至孟子謂『世道衰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此可以作爲孔子作「春秋」動機之說明。孟子又謂：『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可見「春秋」內容之一般。至漢司馬遷云：『「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復見「春秋」之力量與孔子作「春秋」之態度，宜乎爲後世史家書史取法矣。

「春秋」有「三傳」：曰「公羊傳」，公羊高作；曰「穀梁傳」，穀梁赤作；曰「左傳」，左丘明作。而「春秋三傳」其文辭尤推「左傳」。蓋傳有訓詁之傳，有載記之傳。訓詁之傳，主於釋經，「公」「穀」依經立傳，經所不書，便不發義，訓詁之「傳」也，若「左傳」，則爲紀事之書，所謂載記之「傳」是也。

丘明既論輯「春秋」本事，而爲之傳；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跡，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又曰「外傳」。

「國策」，爲「戰國策」之簡稱，卽戰國時代策士之文也。漢劉向集先秦諸國所記戰國時事，分東西周、秦、楚、燕、齊、三國、晉、宋、衛、中山十二國，名「戰國策」。其文，漢之司馬相如東方朔，宋之蘇洵蘇軾，甚受影響。

### 第二節 先秦北方文學之三（論語墨子孟子韓非子）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問答之言，及接聞於孔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見，孔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考「漢志」載有「古論語」二十一篇，「齊論」二十二篇，「魯論」二十篇，劉向別錄云：『魯人所學，謂之「魯論」，齊人所學，謂之「齊論」，孔壁所得，謂之「古論」』。「齊論」「古論」久亡，今「論語」卽「魯論」也。歷代學者對是書致力頗勤，因間接更有助於古文學瞭解也。

「墨子」一書，爲春秋時宋大夫墨翟及其門人所撰。其思想大旨凡三：曰兼愛，曰勤，曰儉。兼愛爲墨者之精神，墨子所謂兼相愛則治是也。而兼愛精神之實行，是在勤與儉。「親士」「修身」「七患」「非儒」諸篇，所以教勤也；「辭過」「三辯」「非樂」諸篇，所以教儉也；其餘諸篇，亦多不出兼愛勤儉三者之意旨。其學說會盛極一時，孟子曰：『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可見墨學在戰國時代之勢力也。

「孟子」七篇，爲孟子及其弟子所作書。記孟子游宋、齊、梁、滕諸國，以仁義說其國君之學。行文舒暢，說理透闢，後世散文家作推理之文者，多導源之。唐韓愈爲尤著。雖面目各有不同，然淵源實爲有自也。

「韓非子」，也稱「韓子」，戰國時韓非撰，韓非與李斯同受學於荀卿，習於性起於僞之說，又鑒於當世人君有任己之患，而國無必行之治，故一變禮治而任法治，欲以法爲正名定分之本。故全書計五十五篇，大旨尚法術，明賞罰，厲刑名，多非難儒家之義，取道家虛靜無爲之說以自輔。惟終極目的，與道家歸於無治不同，且其爲文，尚樸實，非藻飾，自應列入北方文學之範疇。

#### 第四節 先秦南方文學之一（老子莊子）

「老子」一書，又名「道德經」，分上下兩篇，凡五千餘言，所傳之古注本，有漢河上公及晉王弼注，其內容，對禮則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對傳統之聖哲，則語謂：『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該書相傳爲春秋老聃作，老聃即李耳，但亦有云周太史儋作，皆持之有故，未知孰是也。

莊子，道家之文，在戰國時，自推「莊子」爲最。其文剝削儒墨，肆恣超脫，宋代蘇軾推理之文，其氣魄得力於「莊子」者甚深。今傳「莊子」，全書三十三篇，內篇七，爲莊子所自作，其他

外篇雜篇，則爲其門人或後人所附益。

## 第五節 先秦南方文學之二（楚辭）

「楚辭」一書，傳爲漢劉向所輯。主要者有屈原宋玉等諸人作品，皆想像豐富，情思飄逸，此等文學，與三百五篇敦厚樸實之北方文學不同，所以不同者，地理環境實爲其重大因素。「前漢書地理志」謂：『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民……食物常足，故齒齕殫生，而亡積聚。飲食澁飴，不愛夷饑；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以下先就作者說述之，然後再行檢討作品。

屈平（前三四三—二七七）字原，楚之同姓，其事蹟見於「史記」者頗略。據歷代學者研究結果，下列事蹟，是較可以確定者：一、屈平生年，「離騷」自敘爲寅年寅月寅日，即楚宣王二十七年，周顯王二十六年。二、其壯年曾任左徒，爲楚懷王所信任，但後以讒去職。三、復以秦遣張儀至楚離間，懷王更放屈平於漢北，「抽思」一章，即敘其事。四、懷王知受遇秦人，便召回屈平，命赴齊修好。五、至懷王客死秦國，頃襄王立，因子蘭之讒，屈原被放於江南，「哀郢」「涉江」即敘其事。六、放逐後，屈平自沉汨羅，卒年六十七歲。屈平死後，楚國文學空氣突然濃厚，當時作者唐勒、景差、宋玉三人。據「漢書藝文志」，唐勒有賦四篇，現已亡佚；景差之作，「漢志」未載，其亡佚恐在唐勒之前。故僅有宋玉可供研究。

宋玉（前二九〇？——二二二？）事蹟，與屈原同樣難考，因古書中關於其之記載太多。大抵下列數點是可信者：一、彼爲窮鄉僻壤之一「貧士」。二、彼曾作楚考烈王之「小臣」，但不久便即「失職」。四、彼卒年與楚亡時相近。

據近代學者考證，「楚辭」中屬於屈原作品，僅「離騷」「天問」，及「九章」中之「涉江」「哀郢」「抽思」「懷沙」與「橘頌」等七篇。「離騷」無疑爲其作品中之最佳者，其內容大分之可爲三段：第一段敘女嬃之言止，該段於實有行事中雜以抒情文句。自「陳辭」以下爲第二段，借理想事實以表現之。最後，則在「亂辭」中歸於死之決心。全篇表現作者人格之高潔，感情之濃厚，想像之豐富，與表現之超絕，其所以傳誦千載者，實非偶然。「天問」篇幅之長，幾與「離騷」等，內容則絕異。「離騷」全爲關於作者自怨身世；「天問」則與作者全無關係，僅僅對於宇宙種種發生疑問，且各問題無何聯絡，大抵爲絡繹寫成者。「九章」五篇，原各爲獨立作品，傳刻向始與其他四篇僞作輯成此數。分述之，則最早爲「橘頌」，篇中無詭譎或被放之痕跡，其年代或在「離騷」前，技術較幼稚。次爲「抽思」，作於第一次放逐後，餘三篇均爲第二次放逐後之作品。「涉江」與「哀郢」，前者記沿途感想，後者則哀郢之棄守。而「涉江」表情最爲成熟，因其代表兩種不同情緒，（前半篇情調高亢；後半篇復起憂讒畏譏之思。）先後均恰到好處。「懷沙」爲作者絕命詩，語氣迫切，音節悲壯，亦堪使吾人矚目之。

宋玉作品，據「漢志」所載，彼有賦十六篇，但今吾人已無法考知是何十六篇，就近代學者認為，僅「九辨」與「招魂」爲宋玉所作。「九辨」實是一首長詩，約作於失小臣職後；當時彼雖與屈原同在政治上失敗，但一爲貴族，一爲貧士，一想實現其政見，一僅思以足食暖衣，字句間或相襲，而表情絕不相同。「招魂」本事已不可考，從「亂辭」敘事觀之，當作於考烈王二十二年遷都壽春以後。全篇分二段：第一段歷敘上下東西南北六方之危險，命靈魂不能妄擲；第二段則誇張楚國宮室之安，姬妾之奉，飲食之美，歌舞之樂，望靈魂返其故居。極盡鋪敘，可爲古代第一首描寫長詩佳作，正如「離騷」與「九辨」之爲抒情佳作相同。技術上，實可與屈平並稱而無愧。

## 第六節 先秦南北合流文學之一（荀況之賦）

荀況著作，在散文方面，「荀子」中有若干篇，雖爲古代哲學之重要典籍，惟文章謹嚴，缺乏詞藻，缺乏想像，於後世文學無大影響。其影響大者，厥唯韻文。

據「漢志」所載，荀況有賦十篇。今本「荀子」中有「成相」三，「賦篇」五，又有「天下不治」與「璇玉璫珠」各一，總數與「漢志」恰合。「賦篇」各篇另有標題，即「禮」「知」「雲」「蠶」「箴」是，命題似詠物，實乃說理，天下不治與「璇玉璫珠」性質相近，說理之外諷刺，措詞俱激烈；「成相」三篇亦爲說理之作，尤重以歷史陳述，爲後代君臣之戒。

在賦體上，「成相」中包含七言至一百餘句之多，可謂後代七言詩淵源所自。故荀況之賦。在古詩文中，所佔地位極重要。

## 第七節 先秦南北合流文學之二（秦之銘刻文）

秦之「石鼓文」與「刻石銘」，均爲韻文之銘刻作品，「石鼓文」較早，「刻石銘」根據「文心雕龍」，云係李斯作品，茲卽就其「刻石銘」言之。

「刻石銘」計有八篇，卽始皇二十八年之「嶧山」「泰山」「之罘」與「琅琊」四銘，二十九年之「之罘」及「東觀」二銘，三十二年之「碣石」及三十七年之會稽二銘。惟「史記」未載二十八年之「嶧山」及「之罘」二銘，故見存者唯六篇。就文學技術上言，六篇俱不高明，因一味歌頌始皇功業，使人興趣索然。惟有「琅琊銘」，寫大一統之業，氣魄尙稱偉大，而「會稽銘」之「飾省宣義」一段，敘事亦頗簡潔，頗有可取。且每三句叶一韻，唯「詩經雅」中「采芣」有此先例，可見其秦詩與「雅」之關係。同時，秦無論「石鼓文」抑是「刻石銘」，俱爲三句一韻，亦可云秦之「銘刻文」之特點。

## 第八節 先秦南北合流文學之三（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是秦相呂不韋命其門客編成之書，全書分十二「紀」，八「覽」，六「論」，子目一百六十篇，計二十餘萬言。其內容大抵以儒為主，而參以道墨，故多引六籍之文。

成書既非一人，且非一時，（八「覽」六「論」中顯然含有呂不韋死後之事）故無統一作風，然就大體言，不失為一部宏嚴而不尚辭飾之說理文。

## 第二章 兩漢三國文學

兩漢及三國文學，多上繼周秦，演變而光大之。如山「國策」縱橫之文，演變而為賈誼之奏議，及陸賈一派主說辭之賦。由屈宋抒情及荀卿體物之賦，演變而為漢之大賦。而漢武帝之樂府，採燕、代、秦、楚之謳，被之管絃，謂之樂府詩，亦不外是上繼「國風」。至其他士大夫之作不能入樂者，謂之徒詩。故詩樂分途，則自西漢始。降及東漢，徒詩五言之格調，乃更確立矣。建安末年曹氏父子及七子，大抵皆慷慨任氣，磊落俊才，可謂五言詩之名家。黃初以降，則歷康清峻，阮籍雄渾，各見體性，漸近晉製矣。

至史家文學，兩漢曾大放異彩，司馬遷之「史記」，固為其創格。往後，班固之「漢書」，體

較平正，亦不能予以忽略者也。

## 第二節 奏議·說辭賦

欲敘述由「戰國策」演變而來之漢之奏議，自應與賈誼之姓名結在一起。賈誼（前一九七？—一六四？）漢洛陽人，少時，以能誦詩屬文稱於郡中，文帝召爲博士，是年僅二十餘歲，一歲之中，詔遷至大中大夫，後因操持過急，爲絳（周勃封絳侯）灌（嬰）所忌，出爲長沙王太傅，復遷梁王太傅。夫奏議者，即凡奏進之文，必有所議，名由是得，後世體製日繁。而賈誼之「治安策」，即賈誼奏議之一，「治安策」對漢初裁抑諸侯，頗多建樹，惜漢文當時不能採納，而賈誼亦因之鬱鬱以終，卒年僅三十三歲。著有「新書」五十六篇，其文采議論，均有可觀。東漢桓譚謂：「賈誼不左遷失志，則文采不發」又可見文學與作者遭遇關係之大也。

提及說辭賦，不得不令吾人遺憾者，今本所傳陸賈「新語」十二篇，即佚去其所著賦三篇。陸賈漢初楚人，少年以客從高祖定天下，有口辯，嘗兩次說服南越王趙佗，拜大中大夫，故其賦主說辭，即游說之辭，是亦受戰國縱橫家之影響也。以後此派之賦，得傳者唯揚雄一人耳。

揚雄（前五三—一八）成都人，字子雲，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而博學深思，獨以文章名世，家貧，桓譚曰：「揚雄不貧，則不能作「玄言」。」成帝時，召對，先後奏「甘泉」「河

東「校獵」「長楊」等賦，意存風諷，如成帝迹殷周之墟，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故環上「河東賦」以勸之。又當成帝十二月羽獵，雄從，以爲昔三王國家殷富，上下交足，而今禁禦所營，尙泰麗誇詡，非三王之意，故以「校獵賦」以風。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張羅網置以捕焉，上且親臨觀之，是時農民疲於奔命，不得收斂，因此雄又上「長楊賦」。總之，主說辭之賦，揚雄有輝耀之成就。其他彼復仿「易」以作「太玄」，仿「論語」而作「法言」，惟模仿而已。

## 第二節 兩漢之大賦

蓋由屈宋抒情與荀卿體物之賦，逮至漢代，汎濫而爲大賦，勤於此道者，一時稱盛，賈誼之「鵬鳥」及「弔屈原」，枚乘之「七發」，俱卓然可觀。其間尤以司馬相如之才爲最。相如（？—前一一七）字長卿，成都人，少好書，學擊劍，口吃而善著書。景帝時，爲武騎常侍，病免。武帝時，以獻賦爲郎。所作有「子虛」「上林」「大人」「長門」等賦，「子虛」寫虛有事也，「上林」寫天子游獵也，「大人」寫仙遊也，「長門」，相傳陳皇后失寵於漢武帝，別在長門宮，相如因爲賦以悟主上，后復得幸。其文感人也若此！今有「司馬文園集」輯本一卷傳世。

賦至東漢，當推班固，固字孟堅（三三—九五），安陵人，九歲能文，長益博貫，彼之「西都賦」

「，觀其「序」，則知其寫賦之動機，在取悅於當時之章帝，後人對之，亦少評論。顧其對賦流變淵源之闡明，實有可取者。彼云：『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荀卿及楚臣屈原，雖譏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楊子雲，競爲修麗閎衍之詞，沒其風喻之義。』其分析可謂明甚。故漢賦終被目爲帝王用以粉飾太平之「宮庭文學」。因其去古愈遠，亦終於流變爲六朝之駢文矣。

東漢之賦，尙有張衡之「二京」，雖云十年乃成，亦焉能挽回賦道哉！

### 策三節 漢魏之樂府

「樂府」，原爲漢武帝所置總管樂章之衙署，往後凡此衙署所製所采之作品，亦便名之爲「樂府」。此種作品，漢魏（吳）以後，兩晉南北朝亦復不少，茲僅就漢魏（吳）樂府言之。其篇名可考者約三百餘曲，歌辭見存者約一百曲。近人陸侃如氏將其分成八類：一、「郊廟歌辭」；二、「燕射歌辭」；三、「舞曲歌辭」；四、「鼓吹曲辭」；五、「橫吹曲辭」；六、「相和歌辭」；七、「清商曲辭」；八、「雜曲歌辭」。前三種是貴族特製者，且「燕射歌辭」全部亡佚，「舞曲歌辭」除「白鳩」一曲剝舉孫皓外，餘無文學價值，故實際唯有「郊廟歌辭」，堪供吾人注意。至四

五兩種是外國輸入者，末三種則是民間採集者。吾人依次說述之。

「郊廟歌」即是祭歌。現存者爲「房中祠樂」十七章及「郊祀歌」十九章。「房中祠樂」作者爲漢高祖姬唐山夫人，約當前二〇〇年左右。「房」爲古人宗廟陳主之所，故作品最注意於「孝」字，其中描寫，一方面雍容爾雅，不專以典重見長，另方面詞句秀麗，頗有「楚辭」風味。至「郊祀歌」，其中一部分，亦有司馬相如作品，各篇大抵記當時祥瑞，或各種淫祀，製作年代，約後「房中祠樂」一百年。就文學技術觀，則較「房中祠樂」進步，例如首篇「練時日」爲迎神之歌，分六段寫，誠可謂體麗鑄冶，在歷代貴族祭歌中無出其右，又如天門，想像力極稱豐富：若依清代王先謙云：加上「兮」字，不啻爲屈宋後最偉大騷體詩矣。

「鼓吹曲」其自國外輸入，是在高后時。當時班壹「以財雄邊」，便將北方音樂輸入中國，自後即爲貴族生活重要之點綴品，其用有四：一爲朝會宴饗；一爲道路從行；一爲師有功；一爲賜功臣。見存者爲「饒歌」十八曲，另有四曲已亡。內容以頌詩與情詩爲多；亦有寫戰爭田獵及宴飲者，其特點在於設色濃豔，表情熱烈，用韻又極自由，實爲古樂府中別開生面之作品。

「橫吹曲」則是張騫自西域輸入，較「鼓吹曲」晚六十年。當時僅「摩訶兜勒」一曲，後李延年又作新聲二十八解，惜至今俱皆亡失矣。

「相和歌」計分四種，即「相和舊曲」，「相和六引」，「吟嘆曲」及「四絃曲」。惟「四絃」

及「六引」全佚，「吟嘆」只存「王子喬」一曲，「相和舊曲」則尚有七曲（其中「日出東南隅」，及「瑟調」之「轉歌羅敷行」，應入「清商」），技術方面最可注意者，爲「雜鳴」和「烏生」兩篇。前者描寫有聲有色；後者寫鳥之悲哀，亦悽婉動人。此均爲前述樂府所無，亦是見民間歌辭之特色。

「清商曲」包含「平」「清」「瑟」「楚」「測」五調及「大曲」。「平調曲」見存三種，以「長歌行」爲最佳；「清調曲」亦有三種，內容接近「相和曲」，但技術拙劣；「瑟調曲」除一部分兼入「大曲」外，見存者六曲，其中傑作頗多，如「婦病行」，「孤子生行」，「飲馬行」等，均爲漢魏樂府之冠冕。以上合稱「清商三調」。「楚調曲」見存者惟「怨詩行」一種，表情頗拙劣。「側調曲」自「楚調」衍出者，亦僅存「傷歌行」（有謂「雜曲」者非），辭意淒涼，音節婉麗，可稱佳構。此外大曲，見存九種。其中如「轉歌羅敷行」「西門行」「滿歌行」「白頭吟行」等，俱屬第一流者。其中以晚漢作品爲多。

「雜曲」大都有主名，如馬援「武溪深行」，傅毅「冉冉孤生行」，張衡「同聲歌」，李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嬌嬈」，繁欽「定情詩」等。又有無名氏之「蜨蝶行」，「驅車上東門行」之類。內容以寫兒女間情者爲多，均臻上乘。餘如「悲歌」之寫鄉思，「上東門行」之寫無常，亦爲不可多得之佳作。

#### 第四節 漢魏之五言詩

漢樂府之重要影響，即爲五言詩之產生。有人爲西漢五言詩多後人僞託，主張五言詩應自東漢起，其實有名之「古詩十九首」，爲兩漢作品，吾人何能偏之？「十九首」之內容，大抵爲逐臣、棄妻、朋友闊絕、遊子他鄉、生死新故之感，初無奇關之思，驚險之句，而真情所至，感人自深。誠爲「國風」之遺，五言之祖也。但五言詩之正式成立，却有待於魏氏父子及「建安七子」也。

魏氏父子，即曹操、曹丕、曹植、及曹叅等，亦有將曹操、曹丕及曹叅，合稱「魏氏三祖」，吾人不論其父子或三祖，實際，操詩雖屬一流，但多爲樂府，叅則全爲樂府，均非本節範圍者，故除曹植另文敘述外，此間僅及曹丕一人耳。丕（一八七—二二六）字子桓，操子，沛國譙人，其作品亦有一半爲樂府，至五言詩，則有「西北有浮雲」等篇，極爲膾炙人口。

魏氏父子既兼爲政治與文學上之領袖，於是不乏作家爲其門客，其著者，爲孔融（一五三—二〇八）字文舉，魯國人，劉楨（？—二一七）字公幹，東平人；王粲（一七七—二一七）字仲宣，山陽高平人；徐幹（一七一—二一七）字偉長，北海人；陳琳（？—二一七）字孔璋，廣陵人；阮瑀（？—二二二）字元瑜，陳留人；應瑒（？—二二七）字德璋，汝南人。即所謂「建安七子」者。七子中，以劉楨與王粲之詩爲最佳。劉楨曾與曹植並稱「曹劉」，可想見其文學地位之高，彼之「贈五

官中郎將」，「公讞」，「贈徐幹」等詩，或慷慨磊落，或輕妙秀麗，確爲上乘。王粲之「從軍詩」，「七哀詩」等，寫亂世之情景，沉痛動人，故亦堪與劉楨比美。至徐幹、陳琳、孔融，雖有一二篇佳作，如徐幹之「室思」，陳琳之「飲馬長城窟行」，孔融之兩首「雜詩」等，故在七子中僅可屈居中位耳，再如阮瑀應揚，前者之「駕出北郭門行」，後者之「建章臺詩」，算爲差強人意，故在七子中，爲地位低者。

是故，吾人欲知漢魏之五言詩，是不能忽略當時之最大作家曹植。曹植（一九二—二三二）字子建，操子不弟。彼之生平，在政治上受曹丕壓迫，鬱鬱不得其志，因此發之於詩。其作品可分四期：第一期內無詩留傳，見存者實可分配其餘三期。自二一一至二二〇年中，其作品以與應、徐、丁、王諸文士酬應者爲最佳，其內容或歎時事，或敘別情，或述交誼，或寫宴飲，或致訓勉（如「送應氏」，「贈徐幹」，「贈丁儀」，「贈王粲」等），五言詩至此方稱正式成立。至二二〇至二二七年中，佳作有「贈白馬王彪詩」，二二七年以後，則以「雜詩」爲其代表，「雜詩」內容以自抒抱負爲主，然亦寫離別、思歸、兵士各方面，使五言詩體擴至無所不包地位。其他曹植之樂府，亦有不少佳作，但非關本節，故從略。

此外三世紀中葉，有所謂中朝名士，竹林名士者，養成一種清淡風氣，就徒詩論之，彼等繼曹氏後，作風雖不同，地位卻同樣重要。其中最大作家當推阮籍（二一〇—二六三），字嗣宗，爲阮

躡之子。彼志氣宏放，任性不羈，喜飲酒彈琴，又喜讀「老」「莊」。官至散騎常侍，封關內侯。生平以「八十二首詠懷詩」著稱，俱爲五言抒情，以宇宙一切均屬「無常」，爲其作品之中心思想。所以如此，不外當時擾亂之歷史，與老莊一派哲學所致也。與阮籍同時代詩人，尚有嵇康（二二三—二六二）字叔夜，其詩以四言最堪注意，（在詩體之發展上，應是五言肇而有七言，故將四言歸入本節之中。）一般四言類不能脫「詩經」束縛，惟叔夜四言却受「楚辭」影響，作品思想，亦推重老莊，而歸之自然，更導陶潛「返自然」之先河，餘如劉伶、何晏、嵇喜、阮侃、郭遐周等，不復一一細述。

## 第五節 兩漢之史家文學

「史記」爲漢司馬遷續其父司馬談而作。司馬遷（前一四五—八六？）字子長，漢夏陽人。生性好遊，所得山川浩瀚之氣，發爲文章，漢武帝時爲太史令，後以李陵事，被腐刑下獄，出獄爲中書令，鬱鬱不自聊，因作「史記」以見志。取黃帝以來至漢武帝事，爲書一百三十卷。不僅開史學界紀傳體之宗，亦成爲文學上一大名著。因司馬遷本富於情感，而又感慨身世，借文以見志，故文學意味極爲濃厚。後世之散文家，自韓愈歐陽修以至歸有光等，其源無不出於「史記」也。故欲溯中國抒情散文之源者，不得不窺究「史記」也。

「漢書」，爲東漢班固繼其父彪所作。生平事蹟已詳本章第二節。彼續完「漢書」，曾積思二十餘年乃成。按書凡一百二十卷，包括「本紀」十三，「表」十，「志」十八，「列傳」七十九，取高祖迄孝平王莽之誅二百三十九年事蹟爲之。後固在獄中瘐死，故其間「內紀」、「表」、「天文志」，尙爲固妹班昭所補正之。是書，亦爲後世論文學者所推重也。

## 第四章 兩晉南北朝文學

兩晉南北朝文學之代表作品仍爲賦，兩晉之賦，形式雖較小巧，但尙繼存漢賦之餘緒，降及南北朝，形式軍駢，賦道去古愈遠，騷賦之音作矣。樂府則自漢魏以後，便分成南北兩系發展。南方是東晉及南朝；北方爲五胡十六國及北朝等，唐以後樂府便不能獨成一軍矣。徒詩，晉初五言，中惟左思、劉琨、郭璞諸人，稍能清勁，可稱矯出。其他類皆采繹力柔，體多淺綺，張華、潘岳等可爲代表。若桓溫、庾亮、孫綽、許詢之輩，則更溺乎玄風。逮乎晉末，斯風又變，陶淵明起後，莊老告退，山水代興，此亦足徵詩人不慊於抽象之說理也。陶潛以後，謝鮑繼之。降及齊梁，又有所謂新體詩者，工於聲律，遂啓唐律之漸。另一面，兩晉南北朝小說頗爲盛行，「山海經」及「穆天子傳」皆有郭璞註本，干寶作「搜神記」，爲古代民間傳說之集成，北朝則推酈道元之「水經注」，鑿雕風雲，模範山水，率爲美文之傑構。當南北朝各體文學，既呈非常豐盛，於是集其菁英，則有選

文家蕭統之「文選」；評其得失，則有評文家劉勰之「文心雕龍」及鍾嶸之「詩品」。至於文筆之分，則始自陸機「文賦」，大抵以有藻彩者爲文，無藻彩者爲筆，而後人更倡以有韻者爲文，無韻者而爲筆矣。

## 第一節 兩晉南北朝之小賦

賦道之流變，當以南北朝更能代表其特色，故兩晉之賦，雖亦有左思潘岳及陸機三人可述，爰爲從略。茲卽就南北朝鮑照江淹庾信一敘之。

鮑照（四一五？——四七〇？）字明遠，東海人。彼賦形式爲短篇，內容爲抒情與詠物，顯然係承兩晉小賦之趨勢。抒情如「遊思賦」、「傷逝賦」等，詠物如「芙蓉賦」、「舞鶴賦」等，然俱甚平凡，惟彼之「蕪城賦」確係佳作，該作彼與漢賦家同樣以鋪陳爲能事，同樣以都城爲題材，然彼所寫却爲漢賦家所取之反面。短短數十句，寫盡歷代興亡之陳迹，辭句無堆砌之弊，而情感有動人之力，傳誦至今，當非偶然。

江淹（四四四——五〇五）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劉宋時，爲建平王參軍，齊高帝時，以勳進功，爲中書侍郎。武帝時，遷驍騎將軍，兼尚書左丞。明帝時，加輔國將軍，出爲宣城太守。梁初，遷吏部尚書，封醴陵侯。彼賦極多，但內容亦不外抒情與詠物，至漢人「上林」，「羽獵」，「

兩都」，「二京」之類大賦，則絕無僅有。其詠物如「燈賦」、「青苔賦」等，俱不甚高明，而抒情如「恨賦」、「別賦」等，則頗膾炙人口。此外可注意者，江淹似喜側重兒女間情之描寫，如「麗色賦」、「倡婦自悲賦」、「水上神女賦」等，不一而足，所謂「靡靡之音」作，可信也。

庾信生平事蹟參照本章第三節，彼賦在賦史上是一員壓陣大將，小賦演進至此，已可嘆為觀止。其中如「春賦」、「小園賦」、「對燭賦」、「雪賦」、「燈賦」，均為人所傳誦。風格流麗輕盈，與漢賦固大異其趣者。至於彼之「哀江南賦」，雖極感慨淋漓之致，而堆砌典實，終減「白圭之玷」也矣。

## 第二節 南方樂府與北方樂府

南方樂府，為「雜曲」、「清商曲」及「雜曲」。「雜曲」中「雅舞」無新製，「雜舞」則有「拂舞」與「白紵舞」，此外「西曲歌」中亦有一部份是「雜曲」。「拂舞」亦無新詞，「白紵」及「西曲舞歌」，則為寫女性美為主，而「采桑度」及「江陵樂」等篇，尤可注意。「清商曲」以「吳聲歌」及「西曲歌」為主。「吳聲歌」見存者逾三百曲，有屬晉者，有屬宋者，有屬陳者，作者大部份均無從考查。內容或寫人間調笑（如「子夜歌」），或寫戀愛失敗之悲哀（如「華山畿」等），均極纏綿悱惻之致。「西曲歌」除「雜歌」外，見存「倚歌」約四十曲，有屬宋者，有屬齊者，

有屬梁者，但大部份均不知何時作，亦不知何人作。「西曲歌」起源即在「商人重利輕別離」，故多離別作品，哀婉動人。「雜曲」中亦多言情佳詩，如「東飛伯勞歌」及「西洲曲」等，而傑作當推「孔雀東南飛」。此篇舊說建安時作，根據陸侃如氏考證，謂係齊梁時之詩。全詩凡三百五十餘句，一千七百餘字，實為空前之長篇敘事詩，敘焦仲卿妻蘭芝為姑所逐，兩人不肯再娶嫁，先後自殺之故事。描述各人談話，委婉曲折，各如其分，刻劃亦極鋪張揚厲之至。

北方樂府，為「橫吹曲」與「雜曲」。「橫吹曲」舊稱「梁鼓吹橫吹曲」，實則與南朝無關，今存有六十餘曲。其中有屬五胡十六國，有屬北魏，有屬北齊者，作者大部份亦均不可考查，內容以寫戰爭者為多，而「木蘭詩」最稱傑構。詩敘木蘭代父從軍，而伙伴不知其為女子，經十二年後始戰罷榮歸故鄉。該詩與南朝「孔雀東南飛」，同為漢魏以後樂府之第一流作品。「雜曲」不多，值得吾人注意者為「敕勒歌」，全曲僅二十餘字，而寫北方游牧生活，生動而自然。

綜言之，南方樂府以寫戀情為主；而北方以寫戰爭為主。「子夜歌」寫情婉轉；而「橫吹曲」卻屬豪爽也。

### 第三節 兩晉南北朝之徒詩

晉代詩人，向稱「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其中左思是較偉大之作家。左思（二五〇？—三〇五

？）字太冲，臨淄人，其作品存者不多，然「詠史」八首，實爲中古期內有數傑作，名爲詠「史」，實卽詠「懷」，篇中或自抒抱負，或發洩牢騷，或自我安慰，其胸次高曠，筆力雄邁，自非潘陸能及，當時差堪與其比肩者，尙爲劉琨（字越石）郭璞（字景純），前者有「扶風歌」等三首名著，後者則有「遊仙詩」十四首。次要詩人，當時除傅玄（字休奔）張華（字茂先）外，卽爲張協（二六五？—三一五？）字景陽，安平人，彼與兄載弟亢，並稱「三張」，存詩不多，其中「雜詩」較佳，寫景或抒情處，俱可與傅玄、張華比美。陸機（二六一—三〇三）字士衡，吳郡人，與弟雲並稱「二陸」，存詩較多，而拙劣異常。潘岳（二四〇？—三〇〇？）字安仁，中年人，與姪尼並稱「兩潘」，詩以悼亡爲差強人意。此外有石崇、王讚、孫楚等，但地位俱不重要矣。

而作晉代最偉大之詩人，不能不推及陶潛（三六五—四二七），字淵明，潯陽人。關於彼之生平，大抵可分四期：三九一年前，淵明正當少年，自無重要事蹟。三九一至四〇五年，是彼服務社會時期，在彭澤令任內，自免而歸。四〇五至四二〇年，久爲故鄉隱士，晉亡後，彼自作遺老矣。陶詩見存者約一百五十首，各篇時代多爲可考。四〇五至四二〇年作品約三十首，最傑出者當推「歸田園居」，抒寫田園生活，恬靜自然。四二〇年以後，作品約五十首，其中五言如「飲酒」二十首，最堪令人注意。內容或嘆盛衰之無定，或悲生命之短促，或借物以喻意，或詠史以見志，或寫本身飢寒與操守，前人推爲「隱逸詩之宗」，卻非偶然。其晚年作品，題材集中於貧窮，篇中一面

寫舊夢如何燦爛，一面寫暮景如何悲涼，對照之下，格外動人。惟陶在當時卻不大爲人注意，彼在文學史上地位，亦至唐以後始行確定。

陶潛之後，南北朝詩人，就其詩體之轉變，可分二部份。先就謝靈運、鮑照言之：謝靈運（三八五—四三三），陽夏人，爲一貴公子，性喜山水，故其作品，內容以山水爲主，形式以彫琢爲貴。其「過始寧墅」，「入彭蠡湖口」等，可謂寫景佳詩，惟其多用駢句，與「周易」「莊子」等書成語，常使人有不快之感。鮑照生平事蹟已詳本章第一節，彼之名位遠不如謝，然詩作卻較謝爲佳。但與謝同陷於駢偶之病。與謝、鮑同時之小詩人，如顏延之、謝惠連、謝莊、鮑令暉等，不加詳述。

再就謝朓、庾信言之，彼等在當時即所謂「新體詩人」。新體詩人之在南方者，以謝朓爲最。謝朓（四六四—四九九）字玄暉，陳郡陽夏人，彼之新體詩，顯以長於寫景。如「出藩曲」，「移病還園」等；又擅「絕句」，如「玉階怨」「王孫遊」等，幾乎篇篇均屬佳構。新體詩開始即得如此作家，自能塞反對者之口，一帆風順矣。沈約（四四一—五一三）字休文，吳興武康人。王融（四六八—四九四）字元長，琅邪臨沂人，此二人雖均爲新體詩倡始者，但成績却不如謝朓，前者之「汎永康江」，後者之「臨高臺」，寫景與言情，算爲差強人意。自後作家輩出，較知名者有江淹、吳均、何遜、徐陵、陰鏗等。新體詩之在北方者，以庾信爲最。庾信（五一三—五八一）字子山，新野人。彼原居南朝，後歸北朝，故其作風亦先後互異。在南方，「畫屏風詩」可爲代表，風格

清新；在北方「詠懷詩」可爲代表，作風老成。詩之音節，則先後均屬和諧。此外在北方則有王褒、薛道衡、楊廣等。

最後再一述所謂「新體詩」云者，其名始見於清王國運之八代詩選，用以指永明以後微有格律之作品，本來永明以前，詩歌中即有駢偶趨勢，永明時沈約、王融、謝朓等詩人，把握此一趨勢，從而倡四聲八病之說，詩之格律逐漸形成，四聲即平上去入，八病即「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當時反對與擁護者四起，而八病解釋又多歧異，然此種趨勢，終演成唐代之「絕」、「律」等詩體。

#### 第四節 兩晉南北朝之小說

小說在晉以前，多爲後人僞託，故述中國小說，應自晉始，雖然在魏，有曹丕之「列異傳三卷」，惟今本皆不全，就「水經注」引，知爲記鬼神之小故事。晉代小說頗多，吾人姑就王浮、干寶言之。王浮爲三世紀末葉之道士，曾作「神異記」一書，就「太年御覺」所引，知其爲神仙小故事，因全書今已不存也。干寶字令升，新蔡人，彼係四世紀初年之歷史家，於修史之餘，作「搜神記」十卷，今存八卷，彼作書之因緣，是由於其父親所寵侍婢死而再生。內容所記，與「列異」「神異」「二記」相近，而篇幅加長，每段則有千言以上者。

自劉宋到隋代，小說家輩出。其較重要者，有宋劉敬叔（三九〇？—四七〇？），彭城人，彼有「異苑」十餘卷，所見多爲鬼神，然亦有名人軼事。有劉義慶（四〇三—四四四）爲宋宗室，有「世說」八卷，爲古代小說中最有文學價值之一，內容爲記名人之名言。有殷芸（四七一—五一九）字灌蔬，陳郡長平人，彼受梁武帝命，作小說三十卷，今已不全，內容以記言爲主，性質爲荒謬可笑之小故事。

總之小說在兩晉南北朝，尙帶留迷信之志怪，荒謬之笑話，與呆板之名人言行。至活潑生動之言情小說，尙有待唐之確立。

## 第五節 蕭統選文

蕭統爲梁武帝蕭衍長子，天資聰慧，五歲通五經，天監中立爲皇太子，帝使省萬機，百司奏事，填塞於前，皆能辨析是非，可否立決。惟仁恕，平斷法獄，多所全宥。事母丁貴嬪以孝聞。體素壯，後因居喪哀毀，減削過半，年三十一歲而薨，百姓爲之號泣，謚昭明，「文選」卽爲其所編。該書選錄秦漢下逮齊梁之詩文，古今總集，以是書爲弁冕，唐顯慶中李善爲之注，音訓稱詳。雖後人，如東坡論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章學誠文畧通義，譏其「目次蕪亂」，但昭明選文，以文質相劑，定爲標準，開後人選文之依據，其功決不可沒。觀其作「陶淵明集序」一篇，云：「有

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也。其文章，辭采精拔，跌宕昭彰，抑揚爽朗，莫之與京，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若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汗隆，孰能如此乎。』可謂深得作者之個性。

## 第六節 劉勰評文

吾國文學批評，自曹丕「典論論文」以後，以齊梁之間爲最盛。劉勰之「文心雕龍」，鍾嶸之「詩品」，皆成於此期中，並爲文學批評之傑作。

「南史本傳」稱：劉勰字彥和，梁天監中東宮通事舍人，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初成未爲時流所重，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置諸几案。勰究心佛典，故長於持論，「文心雕龍」一書，其主旨見於「總術篇」，所謂「圓鑒區域，大判條例」者是，爲佛家語，可見其對佛學之究心。其後更出家，改名慧地。

彥和對於宋、齊以來之文學趨勢，深感不滿，其對於彼時作品之評論，一言以蔽之，曰「詆」而已矣。其「序志篇」云：『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聲貌，離本彌甚，將遂詭譎。』在「通變篇」又云：『

推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豔，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疏古，風味氣衰也。」其他語意，不滿於時人文辭者尙多。推原時弊，劉氏認爲文不宗經，遂致於此。惟其如此，故彥和通變，實則託於復古，復古之旨，其意實在革新，而必以復古爲名者，所謂假物以爲濟者也。其對古詩歌之批評：論「頌」曰：『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論「騷」曰：『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荦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論樂府曰：『詩爲樂心，聲爲樂體。樂體在聲，瞽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凡斯諸論，皆出自沉思，故能陶鎔百世，樹茲準繩，『大判條例』，此之謂矣。

## 第七節 鍾嶸品詩

「南史鍾嶸傳」稱：鍾嶸字仲偉，南朝梁穎長社人，入梁官晉安王記室。嶸嘗求譽於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人，評其爲『辭密意淺』，實非虛誣。故後人云：『論文之士，不爲時代所左右，不顧事勢之利鈍，與潮流相違，卓然自信者，求之六代，鍾嶸一人而已。其所成詩品，係取漢李陵以來，至其同時人詩，無名氏之古詩，得一百二十二人，爲之評其高下，分爲上中下三卷，各述其源流宗派。其稱詩家淵源，動稱某出於某，今總其大略，列表如左：』

## 2. 小雅 || 阮籍

## 1. 國風

古詩 | 劉楨

曹植 | 陸機 | 左思

謝靈運 | 雜有景陽之體

謝靈運 | 鍾嶸 | 劉超 | 丘靈 | 謝超 | 宋

顧則心

## 3. 楚辭

李陵

王粲

張華

謝靈運

鮑照

鮑照

鮑照

鮑照

鮑照

鮑照

鮑照

鮑照

鮑照

鮑照

鮑照

鮑照

鮑照

鮑照

鮑照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曹丕

其間評子建謂歡怨中和，尤得「國風」溫柔敦厚之旨，足以上承詩教，故推崇備至。亦可見仲偉品詩，要著歸於雅正而已。故對於諸家，雖各有定評，恆以能雅與否，爲之乘除耳。例如論阮籍曰：『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至於鮑照之詩，稱爲『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之孤出，』以有傷清雅之調，仍列中品，總是以論，可以見矣。

## 第五章 唐五代文學

唐代文學，以詩歌爲最發達，卽爲一代之特色。初唐既開新體詩未竟之功；盛唐李（白）杜（甫）王（維）又鼎足而三。李白結束古風，杜甫開創近體，各據千秋。王維古近體俱擅，而尤深契禪理，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爲詩壇別樹一幟，惟當時尙有王維別派之岑參者，實亦值得吾人特別注意之。中唐之詩，要著宗杜，其間韓愈一派在體製上以立奇見佳，白居易一派則在立意上以諷諭被稱。晚唐詩風頗與中唐爲近，詩人則有杜牧、李商隱、溫庭筠等齊名。另一方面，詞之黃金時代雖屬趙宋，而其誕生却在唐，李白爲其產母，至晚唐溫庭筠，彼對詞更盡扶育之功，及至五代詞家輩出，南唐二主爲其著者，詞之小令，允稱冠絕一代矣。唐有散文，則應推韓愈、柳宗元，觀其行文，務以縱送繳射騁勢爲工，殆亦於駢文中求解放者。此外，唐之中葉，傳奇小說更上繼晉世神怪小說而代興，其中名著，如沈既濟之「枕中記」，白行簡之「李娃傳」，李公佐之「南柯太守傳」

，元稹之「鶯鶯傳」，陳鴻之「長恨歌傳」是也。

## 第一節 初唐之詩

唐初承齊梁之後，詩人分成二派：一是反齊梁詩而加以改變者；一是繼續齊梁詩而加以發揮者。前者以王績（字無功）陳子昂（字伯玉）為代表；後者則有「四傑」與「沈宋」為代表。四傑即王勃（字子安）、楊炯、盧照鄰（字昇之）與駱賓王，彼等四傑在詩體上，完成七古與五律，風格上有二特點，一為音調婉媚，一是詩句秀麗。至沈宋，沈即沈佺期（字雲卿），宋即宋之問（字延清），二人在詩體方面，完成七絕與七律，故與四傑同為繼續新體詩未竟之功者也。

## 第二節 盛唐之詩之（李白與杜甫）

盛唐之詩，李白、杜甫、王維鼎足而三，本節僅就李杜言之。李白（七〇一—七六二）字太白，昌明人。幼即聰穎，稍長能賦詩；又好劍術，性任俠，據云嘗為鳴不平而手刃數人。弱冠即為禮部尚書薛顗所賞識，許以可與司馬相如比肩。自後出游今湖南湖北各地，並於故相許師園家結婚，又至江蘇山東等處遨遊，嘗與孔巢父等酬飲於徂徕山，號稱「竹溪六逸」。天寶初年，彼被薦舉封京，初待詔翰林，甚得玄宗器重；然白賦性縱浪，與賀知章等號為「酒中八仙」，因亦未曾顯達。於是

又開始其浮遊生涯，巧逢安史亂起，玄宗奔蜀，永王璣有據江南獨立之志，李白時在幕中。及璣敗，白亦長流夜郎，幸未至遇赦。暮年即依李陽冰於當塗，尋卒。李白在唐時爲承先之詩人，與杜甫之啓後不同。同時亦屬才氣兼有之詩人，豪放之士固有「醉臥沙場」，隱逸之士自愛「舉杯邀月」，且李白常常以酒爲題材，可謂陶潛而後詠酒之詩傑。而根據陸侃如氏所云：「我們的詩人也不是真豪士，也不是真隱士，他的縱酒既不去馬上殺賊，也不僅吟風弄月，他只要『陶然忘機』而已」。亦可謂至論，同時彼且墮入多飲醇酒和多近婦女之頹廢公式內，故言情之作特多。總之，李白爲一極盡浪漫與頹廢之能事者，七五五年漁陽鞞鼓，竟不會驚動其分毫，亦云使人驚異。

杜甫（七一—七七〇）字子美，鞏人。幼年亦至聰穎，七歲能作詩，二十歲起，漫遊晉、吳、越、齊、趙等地，歷十餘年，於四十歲時，以「三大禮賦」，爲玄宗賞識，待制集賢院。不久，祿山之亂，彼身陷賊中，脫身後拜左拾遺，中間又經數次播遷，晚年入蜀依嚴武，武表爲參謀，武卒，甫離家東下，尋卒於潭岳間之寓次，年五十九。茲依照彼之生平，略分其詩作爲四期述之：安史亂前爲第一期，此時正當盛年，故詩中多爲自抒抱負，如「奉贈韋左丞丈」及「自京赴奉先縣詠懷」等首；安史亂後爲第二期，頗多憂時傷離之作，如「悲陳陶」，「晚行口號」，「羌村」等首；入蜀後爲第三期，此時壯志消磨，希望破裂，故詩作僅平淡詠物，如「江村」，「慢成」，「青陽峽」，「螢火」與「銅瓶」等首；離蜀後爲第四期，時年已望六，詩多感傷之作。再之，杜甫詩作有二特

點，一爲內容側重民間疾苦；一爲形式以警鍊見長，如彼對作詩之態度，曾云：『新詩改罷自長吟』，『語不驚人死不休』，此實可與現下急於驚名，草率成篇之詩人，一良好教言。至杜甫詩作之影響，形式方面爲衍成往後韓愈之一派；內容方面則衍成白居易之一派，亦可爲吾人注意者也。

### 第三節 盛唐之詩之二（王維同派與別派）

王維（七〇一—七六二）字摩詰，太原祁人。十九歲舉解頭，爲大樂丞，尋拜文部郎中，安史亂起，爲賊所獲；賊平，累遷尚書右丞，晚年好佛，隱居藍田別墅，頗閑適。彼之詩中有特點三：一、詩之形式以五言爲主；一、詩之內容以寫自然美爲主，例如『輞川集』二十首五絕全是如此，無怪蘇軾曾稱之爲『詩中有畫』；一、詩之風格取靜不取動，重澹遠而摒雄放，可謂靜觀自然之詩人。

至與王維同派詩人，較爲重要者又有孟浩然與儲光羲。孟浩然，彼與王維並稱『王孟』，全集亦以五言詩爲主，其傑作『夏日南亭懷辛大』之類，可證明其亦爲靜觀自然者。儲光羲，其作品無論形式內容風格，俱逼近王孟，惟其詩有二小異點：即一彼之詩近於民歌，一彼特別注重農村描寫，可謂導源於陶潛，而影響往後宋之范成大者也。此外王之同派詩人，尚有裴迪、丘爲、祖詠等人，但較爲不重要者。

當時與王維之別派詩人，爲岑參，其地位亦極重要。岑參（七二〇？—七七〇）南陽人，早歲孤貧，能自砥礪，工綴文，天寶三年登進士，官右率府兵曹參軍，安史亂後，曾爲監察御史，後經幾度播遷，晚年參杜鴻漸幕於西川，使罷後寓於蜀，旋卒。彼與高適並稱「高岑」，但岑參遠勝高適，故此派領袖，當屬之於岑，岑詩有三特點：第一詩之形式以七言爲主，惟其傑作幾全爲五言；第二詩之內容以寫戰爭或類似題材爲主；第三詩之風格取動不取靜，尙雄放而摒澹遠，適與王維成一對照。此蓋與其題材有密切關係，因彼寫戰爭外，尙寫暴風（如「走馬川行」），寫大雪（如「白雪歌」），寫酷暑（如「熱海行」），寫烈寒（如「天山歌」）等。與岑參同派除高適外，尙有王昌齡（字少伯），彼之詩作，亦以戰爭爲題材，惟其詩大多皆係「反戰」者，此則與岑參異耳。

#### 第四節 中唐之詩之一（主體製立奇之韓愈一派）

中唐之詩，主要爲宗杜者，茲先就形式方面以立奇見佳之韓愈一派言之。韓愈（七六八—八二四）字退之，南陽人。幼孤，由寡嫂鄭夫人撫育，好學能文，二十五歲登進士第。惟其官運不大亨通，四十歲時，方以佐裴度平淮西功爲刑部侍郎；尋以諫迎佛骨事，貶爲潮州刺史，穆宗卽位，奉召爲兵部及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七，追贈禮部尚書。彼之詩作，接受杜甫之形式，而別爲一派。其特點有三：一爲句法不平常，將五言詩句上一下四，如「符讀書城南」等；將七言詩句作上三下四，

如「送還弘南歸」等。二爲章法不平常，如「雙鳥」連用兩句「不停兩鳥鳴」，又如「南山」連用五十一個「或字」等等。三爲用韻不平常，得韻寬時却泛入旁韻，如「此日足可惜」等；得韻窄時則不再旁出，以難見巧，如「病中贈張十八」等。顯然是受杜甫「語不驚人死不休」之影響。

與韓愈同派詩人，較重要者有二，卽孟郊與賈島。孟郊（七五一—八一四）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彼與韓愈並稱「韓孟」者，兩人選奇爭勝，工力悉敵，如出一手。唯一之異點，是孟郊多『窮苦之句』，如「借車」與「答友人贈炭」等皆是。賈島（七七七—八四一）字浪仙，范陽人，彼與孟郊並稱「郊寒島瘦」者，因與孟郊同爲喜好窮苦之句，如「客喜」「朝飢」之類，有時過趨新奇，便衍成怪語，甚或不通者有。

## 第五節 中唐之詩之二（主立意諷諭之白居易一派）

『義詩工曰壓倒元白。』故白居易與元稹，在中唐亦爲不可忽略之詩人，彼二人固爲杜詩內容衍成之一派者。白居易（七七二—八四六）字樂天，下邳人。居易生有夙慧，六七月便識「之無」二字，五六歲卽能作詩，二十七歲成進士，授祕書省校書郎。以後歷任翰林學士，刑部侍郎尚書等職。其間曾以讒言見放，爲江州司馬及蘇州刺史，卒年七十五。彼生當安史亂後，接受杜甫影響，更明白主張，『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與「元九書」），彼對詩作，本人自分四類

：一諷諭；二閒適；三感傷；四雜律。後二類爲其所輕視者，前二類，唯諷諭可引爲吾人注意之。彼之諷諭詩傑作，當推「秦中吟」十首及「新樂府」五十首，他如「長恨歌」，「琵琶行」，雖亦膾炙人口，但比較之則淪於次要矣。

元稹（七七九—八三一）字微之，河南人，彼與白居易友誼最深，主張亦同，作品有「樂府古題」十九首及「新題樂府」十二首，即「秦中吟」與「新樂府」一流之作品，但其工作不如居易之努力，而藝術價值亦較爲低劣。此外張籍、元結、顧況、李紳等，作風雖近元白，但詩作地位更見低落也。

## 第六節 晚唐之詩

晚唐無傑出之詩人，詩風頗近中唐，且不繼承白派即繼承韓派者，茲就較爲有名之杜牧、李商隱、溫庭筠一敘之。杜牧（八〇三—八五二）字牧之，京兆萬年人，彼詩風格表現有二方面：一爲豪邁，如「樂遊原」及「旅宿」等；一爲豔冶，如「贈別」及「張好好詩」等。而詩之形式上，則彼以七絕爲最成功，「寄韓絳」及「泊秦淮」等首，均極膾炙人口。李商隱（八一—八五八）字義山，懷州河南人。彼詩風格以精密華麗著稱，如「河南詩」，「相見時難別亦難」等。但因刻意求之過工，致有晦澀之缺點，如「錦瑟」一篇，殊難了解作者之本意。溫庭筠（八二〇—八七〇）

？）字飛卿，太原人，彼詩古體者則多麗句，如「夜宴謠」及「曉仙謠」；近體則較清疏，如「利渡晚渡」及「商山早行」等是。唐詩至此，精華已竭，而詞却代之而興，溫卽代表詞之幼年期之偉大詞人也。

## 第七節 晚唐詞人溫庭筠

爲宋代文學寵兒之詞，在晚唐已略具規模，雖其產母當推盛唐之李白，但赫然作爲一代詞壇之宗匠，是非溫庭筠莫屬。溫之事蹟已詳上節，彼詞在晚唐，與詩同爲綺麗見稱，因其崇尚綺麗，故亦有利弊。在好方面，溫詞是綺麗穠豔，情辭並茂，如「訴衷情」（『螢語花癡春盡午』），在壞方面，溫詞是隱晦艱澀，甚且前後舛錯，如「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與「酒泉子」（『日映紗窗』）等。至於彼在詞史之地位，由於：一爲詞有專集自溫始；二爲詩詞異點至溫始著；三爲五代十國之詞人祖述溫者頗衆也。

## 第八節 南唐二主詞

屬於五代詞人，有李存勖、和凝、韋莊、牛勣、馮延巳、顧夔等。現就其於後世影響較大之二人一述之，卽南唐二主——李璟與李煜是也。

李璟（九一六—九六二）卽南唐中主，彼爲南唐創業者李昇之長子，昇卒，嗣帝位。後周師南侵，彼遣人獻江北地於周，並去帝號，稱南國主，尋以憂死。其詞現存頗少，作風則委婉哀怨，就中『菡香銷翠葉殘』（『浣溪紗』）一首，尤稱絕唱，論者謂其『有衆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

往後卽爲十世紀中葉大詞人李煜，李煜（九三七—九七八）卽爲南唐後世，爲中主李璟之第六子，初封鄧王。璟卒，嗣位於建康。南唐至此，國勢本已削弱，而彼又乏轉弱爲強之材幹，故終於開寶八年爲宋所虜，南唐亦遂亡。歸宋後，受封爲違命侯，後改封隴西公，至太平興國三年慘卒。綜觀李煜一生，約可分之爲三時期：九六四年以前爲第一期，此爲彼之幸福時期，因該時彼有工詞能詩之父與弟，又有色藝雙絕之妻，『歸時休放燭花紅，待踏馬蹄清夜月』，其浪漫安樂之生活，可見一般，故該期作品之作風，類皆華豔溫馨者。如『木蘭花』（『曉妝初了明肌雪』），『菩薩蠻』（『花明月暗籠輕霧』）等。九六四年後爲第二期，因是年，彼之愛妻大周后死，彼之圓滿生活卽生裂痕，相傳大周后死後，彼哀毀骨立，杖而後起。故此期作風，類皆黯淡蕭索，如『浣溪紗』（『轉燭飄蓬一夢歸』），與『錦堂春』（『昨夜風兼雨』）等。歸後爲第三期，此時彼之生活，是『每下愈況』，『此中日夕只以淚洗面』，可以想見其當時之苦況矣。此期作風，自皆哀怨淒絕，如『浪淘沙』（『簾外雨潺潺』），與『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等。其藝術價值，自以第三期成就爲最完美也。

## 第九節 唐之「古文」運動

本來散文在唐初，有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等四人，號爲初唐四傑，俱工駢儷，後以「古文」運動起，乃爲人冷落，而其作品本身，固不可予以抹煞者也。所謂「古文」運動，當時卽有陳子昂與李華等人之反齊梁運動，但成績不甚昭著，直至韓愈、柳宗元出，所謂「古文」始行成立。自是而後，歷宋、元、明、清，雖代有革易，而韓柳所倡導之「古文」，始終保持雄厚勢力，此派功績自當推『文起八代』韓愈爲尤大，故在散文方面，仍先就韓愈敘起。

韓愈生平事蹟已詳本章第四節，彼之散文，承蕭（穎士）李（華）之餘緒，『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彼之主張『爲文』『宜師聖賢人』（「答劉正夫書」），文學家之修養，應『養其根而俟其實』，與應『行之乎仁義之途，遊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答李翊書」）。對前代作者，則推重孟軻與揚雄（「答崔立之書」），而蒞魏晉以降之作家。從以上以觀，可知彼實不甘爲一純粹之文人，卽更欲兼作思想家，亦終於唐人文學上之反齊梁運動，在彼手中乃達理論化矣。至於彼之散文作風，則與詩歌相類，多皆雄厚而奇崛。如「祭田橫墓文」，「張中丞傳後敘」，「畫記」等，可爲代表。

柳宗元（七七三—八一九）字子厚，河東人，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

第進士，中博學弘詞。順宗時，王叔文執政，宗元以善叔文，自監察御史裏行，得擢禮部員外郎。叔文事敗，宗元因以坐貶永州司馬，久沮，爲文益進。後又遷柳州刺史，卒於任。彼與韓愈可謂志同道合，彼亦主張『爲文應本六經』，同樣輕視魏晉以降作家（「與韋中立書」與「西漢文類序」），且彼稱韓愈作品勝於揚雄，而韓愈則稱宗元作品似司馬遷，並世齊名作家，能契合如此，實爲少有。惟彼二人作品之風格，則大不相同。宗元是以遊山水小記爲最佳，有雅健峻潔見稱。蓋彼被謫居於永、柳，其地均多佳勝山水，閒暇得以縱覽泉石之勝，寫下筆來，盡成佳構。其作品不特爲柳文之特色，抑亦後世山水游記之祖也。

## 第十節 中唐之小說

中唐傳奇小說，彼一面上承晉代小說之統緒；一面實爲明清章回小說之雛形。當時重要作家有沈既濟、李公佐等，茲分別敘述之。

沈既濟（七五〇？—八〇〇？）吳興武康人，彼之「枕中記」，記盧生夢中之富貴，於後世影響至大。白行簡（七七〇？—八二六）字知退，詩人白居易之弟，彼之「李娃傳」，言情委婉動人，傳閱頗廣。李公佐（七七〇？—八五〇？）字顥蒙，隴西人，彼爲八世紀最偉大之作家，作品見存者四篇：「廬山鴻爐傳」，敘爐遇黃江亡妻事；「古嶽讀經」，敘神猿故事；「南柯太守傳」，

內容與「枕中記」相類似；「謝小娥傳」，則敘小娥因夢捕盜事，其中傑作當推「南柯一傳」，描寫當在沈既濟之上。元稹即爲白居易齊名詩人，彼之小說，僅「鶯鶯傳」一篇，記張生與鶯鶯之戀愛經過，自後人譜爲戲曲後，遂成爲唐小說中最膾炙人口之一篇矣。陳鴻（七八〇？—八三〇）「字大亮，彼之作品有「長恨歌傳」及「東城父老傳」。前者記楊貴妃事，與白居易「長恨歌」相輔而行。後者記賈昌於安史亂後追憶昔人之榮華，頗能動人，然不如前者爲世所傳誦。往後有牛僧孺，小說開始成集；有裴鉞，「傳奇」便成爲中國短篇小說固定之體裁矣。因裴鉞小說集逕稱「傳奇」，其中「聶隱娘傳」等，流傳極廣，有因緣也。

## 第六章 宋代文學

繼唐五代，趙宋文學而以詞爲其特色。詞家宋初爲晏殊與晏幾道，然猶是「小令」。至柳永始作長調，蘇軾更開豪放之宗。周邦彥精於音律，能自度曲，尤多製長調，此北宋詞之概情也。南宋詞分二派：一宗蘇軾，以辛棄疾，劉過爲最著；一宗周邦彥，以姜夔、吳文英爲最著。此外北宋有女詞人李清照，南宋亦有女詞人朱淑真。至散文，則以歐陽修爲領袖。稍後，則三蘇、曾鞏、王安石輩出。歐文自韓愈入手，而上溯「史記」，善於抒情。老蘇全出於「國策」，大蘇則出於「孟子」，「莊子」，而兼得力於佛書，故尤長於論說。王安石文出於「韓非」與「商君」。曾鞏校書祕

閣，其文絕似劉向。小蘇則拾歐陽之餘耳。宋代之詩，初期以梅堯臣，蘇舜欽爲佳。後則北宋有蘇軾、黃庭堅，南宋有范成大與陸游。蘇出於陶淵明、李白，而參以佛書。當則出於杜甫而變其格局者也。范成大初期編擬唐人，繼則自能變化，然終在陸游之下。陸游寫實處，亦出於杜甫；而其慷慨激昂之處，則爲時代所激成也。因南宋受外人侵略，開始產生反抗文學，陸游之詩固然，文天祥之詩，亦莫不然也。另一面，宋人盛行「平話」，當時所有「話本」，今存四種：爲「京本通俗小說」，「新編五代史平話」，「宣和遺事」，「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最後一種，尙疑是唐人作品。）自此發其端，至元以後，旋產生「三國志演義」及「水滸傳」兩大名著。

## 第一節 北宋之詞

宋代開國雖始於九六〇年，但在十世紀後期數十年中，詞壇上空氣實極沉寂，至十一世紀，始有生氣。最初爲晏殊父子，晏殊（九九一—一〇五五）字同叔，撫州臨川人。幼聰慧，年十餘歲，卽以神童召試，賜同進士出身，慶曆初，拜集賢殿學士，同平章政事，至和初卒。彼之作風與南唐馮延巳頗近，如「浣溪紗」（『一曲新詞酒一杯』）等，或婉約，或激越，皆與馮詞相仿，但其作品多爲和婉有餘，而深刻不足，故其地位去馮甚遠。昇幾道（一〇五〇？—一二〇？）字叔原，晏殊幼子，嘗監穎昌許田鎮。因其爲一不得志之貴公子，故其作風含有風流華貴和沉鬱纏綿兩種特

點。屬於前者如「臨江仙」(「旖旎仙花解語」)等，屬於後者，如「鷓鴣天」(「醉拍春衫惜舊香」)等，故論者或比之於金陵王謝之子弟，或稱彼為「古之傷心人」。

柳永(九九〇?—一〇五〇?)字耆卿，樂安人。仁宗景祐元年登進士，後官至屯田員外郎。在十一世紀前之詞壇上，彼為最有勢力之一人，彼之詞不獨傳播極廣，「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而且慢詞(即長調)之成立，亦為彼所貢獻。至其作風，就其「樂章集」分析，約有四點：一、長於鋪敘，如「長半樂」(「凍雲黯淡天氣」)等；二、多用俗語，如「憶帝京」(「薄衾小枕涼天氣」)等；三、常涉狎褻，如「玉女搖仙佩」(「飛瓊伴侶」)等；四、喜為頌辭，如「玉樓春」(「鳳樓郁郁呈嘉瑞」)等。總而言之，在當時沉酣太平之社會中，彼為最能代表一般人心理之詞人，無論在內容抑體制，彼均不受南唐之拘束，此與晏殊處處因襲南唐者不同。

十一世紀中葉，詞壇上出一怪傑，即蘇軾。蘇軾(一〇三六—一一〇一)字子瞻，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嘉祐二年進士，累除中書舍人，歷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紹興初，坐訕謗安置惠州，後徙昌化，徽宗立，赦還，提舉玉局觀，尋卒。彼為一轉變詞壇風氣之大詞人，彼之「東坡樂府」，代表柳永所引起之反動勢力，而以清曠豪放開宗。在辭句方面，彼往往雜採詩賦語，經典語，甚至於以散文之句法作詞，如「哨遍」(「為米折腰」)，「醉翁操」(「琅然」)，「減字木蘭花」(「賢哉令尹」)等。在內容方面，彼以詞調笑，以詞說理，以詞寫鄉思，以詞敘幽情，如「減字木蘭花」

（『惟能佳夢』）（『無愁可解』）（『光景百年』），「醉落魄」（『輕雲微月』），「江城子」（『夢中了了醉中醒』）等。在音律方面，彼不喜剪裁以就聲律（見「詞林紀事」）；故詞之束縛以彼而獲得解放矣！詞之領域亦以彼而見擴張矣！當時與蘇同派者，有黃庭堅（字魯直）晁補之（字無咎）陳與義（字去非）等爲最。

後於蘇軾約二十年左右，詞壇上又出一重要作者，卽周邦彥。周邦彥（一〇五六—一二二一）字美成，錢塘人。元豐初，以獻「汴都賦」，得官太學正。哲宗時，爲祕書省正字，徽宗時，仕至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宣和初卒。在北宋詞壇上，彼與蘇軾立在相反之地位。蘇軾極反對柳永，彼則承柳永之餘風而加以擴大，此其一；蘇詞用語渾成，彼之詞則琢句精工，此其二；蘇詞多不協律，彼之詞則「曼聲促節，繁會相宣」，此其三。故吾人讀其「清真集」時，即可遇到下列五點感覺：一、工於鋪敘；二、多涉狎褻；三、喜用俗語；四、辭句精工；五、風力遒勁；而「六魄」（『正單衣試酒』），「青玉案」（『良夜燈光簇如豆』），「歸去難」（『佳約人未知』），「蝶戀花」（『魚尾霞生明遠樹』）等，皆可爲吾人佐證。在此五點中，前三者上承柳永，後二者下開姜夔。當時與之同派者，有萬俟詠（字雅言）晁端禮（字次膺）呂渭老（字聖求）蔡伸（字仲道）等四人。

## 第二節 南宋之詞

南宋百數十年中，詞境上有二領袖，即辛棄疾與姜夔。彼二人均各有其羽翼，故南宋辛姜頗似北宋之蘇周。

辛棄疾（一一四〇—一二〇七）字幼安，濟南歷城人。紹興末，令奉表南歸，高宗召見，授承務郎。孝宗時，湖南安撫使等官，後以言者彈劾落職。光宗時，起爲福建提點獄官，寧宗時出知鎮江與江陵，開禧初卒。因彼之天才絕高，閱世絕深，而創作性極富之人，故其詞亦爲龍騰虎擲，堂廡之大爲兩宋冠。就其作品之風格論，亦悲壯，亦瀟灑。如「南鄉子」（『何處望神州』），「滿江紅」（『若要足時今足矣』）等，俱爲古今傳唱佳作。就其作品內容論，彼不以男女豔情自限，而以詞寫彼之哲理、逸情、與慷慨激昂牢騷不平之氣。就其作品之辭句論，彼驅遣經史，奴役詩騷，且大大採用散文句法。就其詞之體製論，有用盟誓體，如「水調歌頭」（『帶湖吾甚愛』），有做「招魂」，如「水龍吟」（『聽兮清瑤瓊瑤些』），有用對話，如「沁園春」（『盃汝前來』），其體製均極奇特。總之，宋詞在蘇軾手中發生變化，蘇軾詞在辛棄疾手中又起變化。蘇軾詞尙僅似詩而已，辛詞則幾乎將詞與散文打成一片；而變曠達爲悲壯，尤爲辛之本人與辛派詞人，如朱敦儒（字希真）陸游（字務觀）劉過（字改之）劉克莊（字濟夫）等之特殊作風。故彼等爲蘇派之繼

承者，又爲蘇派之改革者。辛本人有稼軒集。

當辛棄疾十餘歲時，江西產生一位大詞人姜夔。姜夔（一一一五？—一二三五？）字堯章，鄱陽人。工詩，善書，尤邃於音律，故一時名公鉅卿，皆與之締交。性好遊，鄂、湘、吳、越諸地，並有其蹤跡。慶元中，上書乞正太常雅樂，得免解，與試禮部，卒不第。其詞，同辛對蘇派一似，亦爲周邦彥一派之繼承者與改革者。因此，彼對詞不獨求得辭句工巧，而且使之音律和諧。如「齊天樂」（『庾郎先自吟愁賦』）與「滿江紅」（「序」），皆可爲吾人證明其主張。又周派詞人常善作清淺頌詞與肉麻情詞，彼則一洗此種陋習，而以騷雅沈鬱見長。長調中如「長亭怨慢」（『漸吹盡枝頭香絮』），小令如「點絳脣」（『燕雁無心』）等，無不如是。繼姜而起之詞人，如吳文英（字君特），作品有「夢窗集」，論詞主雅，受姜之影響耳。姜本人有「白石道人歌曲集」。

### 第三節 宋代二大女詞人

北宋李清照（一〇八一—一一四〇？）號易安居士，濟南人。李格非之女，趙明誠之妻。彼之作品有「漱玉詞」作風雖以婉約著，但在早年與晚年卻不甚相同。早年作品多清麗妍媚，晚年作品多淒清淡淨，如「如夢令」（『昨夜雨疏風驟』），與「御街行」（『藤牀紙帳朝眠起』）等皆可爲吾人證實。

朱淑真，自號幽棲居士，南宋海甯朱氏女，以所適非偶，鬱鬱以終，後人集其詞，名「斷腸集」。茲錄其「柳梢青」一首，（『凍合陳籬，半飄殘雪，斜臥低枝。』）可便相宜？烟藏修竹，月印寒池。亭亭竚立移時，拌瘦損無妨爲伊。誰賦才情？畫成幽思，寫入新詞。』可見其幽思淒鬱之情。

#### 第四節 北宋散文六家

「古文」在晚唐本呈中衰之象，宋代繼起，情形仍未大變，當時作者如楊億、劉筠等，皆承五代之流風，以浮靡修麗相尚，用是希慕韓柳作者，如柳開、石介、穆修、尹洙等遂起而爲復古運動，惟成績未十分昭著。至慶曆以後，經歐蘇諸家之努力，宋代「古文」便達全盛時代。

首先歐陽修（一〇〇七—一〇七二）字永叔，廬陵人。天聖八年中進士甲科，後任樞密副使，拜參知政事，兵部尚書等職。早年亦不屬韓柳信徒，後官洛陽，與尹洙諸人，方致力於古文。爲人喜獎掖後進，如蘇洵父子、王安石、曾鞏等，皆曾受其提攜。且於知貢舉時，痛詆「鉤章棘句」之文風。故對於古文之功績，在宋代作家中，是無人可與之比擬者。其作品則『紆徐委備』，『修達疏暢』，如「吉州學記」，「豐樂亭記」，「醉翁亭記」等，皆其著稱者。

蘇洵（一〇〇九—一〇六六）字允明，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因應試不第，遂焚舊作

，致力「經」「子」。至和嘉祐間，與二子軾轍同至京師，除祕書省校書郎，至平中卒。彼之作品以「權書」與「衡論」爲最著，其作風簡嚴而廉悍，有西漢賈誼風範。

曾鞏（一〇一〇—一〇八三）字子固，南豐人，嘉祐進士，歷知齊、襄、洪、福、明、亳諸州，所知皆有惠政。後拜中書舍人，年六十餘卒。彼之作風以典雅質實見長，而時嫌平庸。如「戰國策目錄序」，「宜州，黃州二學記」皆可爲例。

王安石（一〇二一—一〇六八）字介甫，臨川人，慶曆初舉進士，神宗時爲相，行新法，時人以其性頗固執，稱之爲「拗相公」。彼爲文出於先秦法家，雖立論有時過刻，然言之有物，一洗文人浮泛之習。就文論文，浮刻處即其佳處。其中以「書刺客傳後」，「上仁宗皇帝書」等最稱傑作。

蘇軾事蹟已詳本章第一節，彼爲北宋古文家之間才氣最縱橫之一位，其散文，大抵飄忽變化處似莊子，雄俊明快處似賈誼，圓轉周到處似陸贄。「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此爲其自白，亦爲其作品之定評。其文佳者頗多，而「上皇帝書」，「韓文公廟碑」，「石鐘山記」，「策略」，「赤壁賦等」，尤爲人所傳誦。

蘇轍（一〇三九——一一二二）字子由，洵子，軾弟。嘉祐初舉進士，累官御史中丞，門下侍郎等職。徽宗時，曾築室於許，號穎濱遺老。其詩作風，與洵軾並異，「精賅沉著」是其特長。如「上樞密韓太尉書」，「乞誅呂惠卿狀」，「爲兄軾下獄上書」等，皆甚著稱。

六人中以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爲最傑出，蘇洵、蘇轍、曾鞏次之，北宋中年以降文壇，卽賴彼等支撐之。

## 第五節 宋詩

宋詩，初期以梅堯臣與蘇舜欽著稱。梅堯臣（字聖俞），宣城人。仁宗時，賜進士，爲國子監直講，後官至尚書都員外郎。其詩，以深遠古淡爲意，極負時譽。歐陽修常稱之。彼本人嘗曰：「詩家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食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頗得詩論之要。著有「毛詩小傳」與「宛陵集」等作品。蘇舜欽（字子美），銅山人，參知政事易簡之孫。少慷慨有大志，狀貌怪偉，好爲古文詩歌；嘗佐歐陽修變文格。舉進士，累遷監進奏院，坐事除名，流寓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自號滄浪翁，隱讀以終。有「蘇學士集」，歐陽修曾爲文哀之，稱其爲特立獨行之士。因當時文章，多病聲偶，舜欽則有轉穆宗一代之詩風矣。

往後北宋詩人，首推蘇黃。蘇卽蘇軾，號東坡，其事蹟已詳本章第一節。東坡之詩，出於淵明、太白，而復參以禪理，故所作亦多爽快之語，而少纏蓄之情。然遣辭命意，兩皆精闢，亦東坡之特出也。觀其「惠崇春江小景」（『竹外桃花兩三枝，春江水暖鴨先知。』）可見一般。黃卽黃庭堅（一〇四五—一一〇五），號山谷，洪州分寧人，其詩出於杜甫而變化之，專以瘦硬爲工。有力

，有骨，自成一派。如「跋子瞻和陶詩」，（『子瞻謫嶺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彭澤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雖不同，風味乃相如。』）稍後，陳師道、呂本中多人爲詩皆師之，呂本中且作「宗派圖」，自陳師道、潘大臨以下二十五人，以爲其源皆出於山谷，時號「江西派」者。

南宋詩人，首推范陸。范爲范成大（一一二六—一九三）號石湖，吳縣人。曾出使金國，官爲資政殿大學士，作品有「石湖詩集」。陸爲陸游（一一二五—一二〇），號放翁，山陰人。范成大爲蜀帥時，游爲其參議官，居蜀中甚久。與范爲文字交，不拘禮節，晚歸山陰而卒。彼二人雖同時齊名，然范則略遜於陸。范詩多田園雜興，寫實處頗近放翁。放翁之詩有二特點：一、寫鄉村生活，不避俚俗，而重眞實，如「幽居」（『雨霽雞棲早，風高雁陣斜。園丁刈霜稻，村女賣秋茶。』）二、多憂時愛國，慷慨激昂之作，如「示兒」（『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此種至死猶不忘祖國，可見其熱愛之情矣。

文天祥（一二三六—一二八二）字履善，號文山，廬陵人。理宗時舉進士第一，宋末，起兵抗元，兵敗被執，囚於燕京四年，終不屈被害！道至而文自工，其詩雖學杜市，而正氣磅礴，畢竟與其他詩人不同也。觀其「十二月二十日作」，（『家國哀千古，星霜忽一周。黃沙漫故道，詩骨委荒丘。許遠死何晚！李陵生自羞！南來冠不改，吾且任吾囚』）可想見其爲人也。

## 第六節 宋代「話本」

對明清章回小說之關係，雖唐之「傳奇」值得重視，而宋之「話本」，似有更不能忽略者。唐之傳奇且體製上大多類乎新體詩，而宋之「話本」，始有清新白話出現於大眾之前。蓋「話本」，由於宋代民物康阜，促進多人娛樂伎藝所自起，當時有「說話」（如今蘇浙一帶說武書同）者輩出，「說話」雖然謂之「舌辨」，憑仗「說話人」口才，但彼等俱有寫成底本作依據，如演劇者之劇本，此種底本在當時即爲「話本」。

在現存宋人著作中，可以云是「話本」之流，約有三類：一、屬於講史書者，如「新編五代史平話」，「大宋宣和遺事」等。二、屬於談經者，如「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三、屬於小說者，如「京本通俗小說」與「清平山堂所刻話本」，古今小說等書之一部份。

「說話」風氣，雖因宋亡而稍歇，但「話本」之流風餘韻，却培養出不朽小說，如「水滸傳」，「西遊記」等，此吾人在下章詳述之。

## 第七章 元明文學

元明文學，以散曲與雜劇爲最發達，即爲一時代之特色。尤其在元代，散曲作家有馬致遠、張

可久齊名；雜劇作家則爲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鼎足而三，其後白璣、喬吉、鄭光祖亦至爲有名。降及明代，散曲中有崑腔之增添；雜劇則走向狹隘疏漫之路。至於詩，元代漢人大抵承唐宋之舊，不能有所創造。惟遼、金、元，皆以外人與漢人同化，詩文作家，其佳者往往超過漢人，如遼以耶律氏、蕭氏爲著，金以完顏氏爲著。三姓多有名，然猶不及元爲猶佳。元之版圖更廣，所謂「色目人」亦極複雜。其中工詩文者，如馬祖常（雍古人）迺賢（合魯人）丁鶴年（同回人），彼等作品，均非當時漢人所能及。至如薩都刺等，猶其次也。散文，明初作家首推宋濂。宏治時，李夢陽等七人，作復古運動，於文必言秦漢，於詩必言盛唐，於是文學上黨爭起矣。嘉靖時，李攀龍、王世貞等七人，又二次作復古運動，但終歸失敗。此其間，有歸有光者，上由歐陽追溯「史記」，下啓「桐城」，在文學史上有重要關係者也。此外平話與章回小說，亦極一時之盛。

## 第一節 元代散曲

繼詞而起爲散曲，萌芽於宋、金，大盛於元、明，至清代便盛極而衰矣。散曲在元代，宛如詞在北宋。此時作者頗多，作風亦彼此歧異。其間有兩位可以表率羣倫者，卽馬致遠與張可久，馬爲豪放派領袖，張爲清麗派領袖，茲分別敘述之。

馬致遠，號東籬，大都人，彼爲十三世紀前期作者，生平事蹟雖不可考，就其作品所表現者推

論之，則其爲人殊甚瀟灑，少年時亦曾迷戀於功名，迨所遇不遂（僅爲浙江行省務官），便退林下，與「酒中仙」，廬外客，林間友」，度其『剪裁冰雪，追陪風月』生活。彼之散曲，有輯本東籬樂府一卷，約存「小令」百餘首，「套數」十餘首。在元散曲家中，頗似詞中之蘇軾，「太和正音譜」稱馬曲『有振鬣長鳴，萬馬皆瘖之意』，可見其地位也。其同派者，有馮子振（字海粟）張登浩（字希孟）、劉致（字時中）、貫雲石（字畏吾）等，俱稱傑出。

張可久，字小山，慶元人。彼較馬略晚，約當十三世紀後期，彼曾爲桐廬典史，暮年（？）便隱居西湖矣。在時人競作劇曲時，彼仍致力於散曲，故其作品特多，近人編之爲「小山樂府」，有曲七百五十餘首。其作品特異處，爲『騷雅』與『蘊藉』，其寫景如是，寫情如是，以至「樂閒」詠物無不如是。同派有關漢卿（號已齋叟）、白樸（字仁甫）、鄭光祖（字德輝）等，均與馬致遠合在下節雜劇中敘述之。

## 第二節 元代雜劇

與散曲時代相若而且關係密切者，厥爲元明雜劇與明（清）傳奇。現就雜劇說述之，其爲體本源於宋、金，盛於元，變於明，至清則成弩末矣。在元代百餘位作者中，吾人就地位較高者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三人論之。

關漢卿（一二〇〇？—一二八〇？）大都人，金末解元，曾任太醫院尹，金亡不仕。彼之散曲以婉麗爲多，但雜劇以『雄奇排募』見長，其作品有目可稽者有六十種以上，如『關張雙赴西蜀營』，『關大王單刀赴會』，『詐妮子調風月』等，而以『寶娥冤』爲最佳。其作風，若細加分析，則有下列特色：一、善寫人情世故；二、尚本色；三、人物個性顯著；四、富有沉痛激烈之情緒，有人會比之於宋詞中之辛棄疾，因皆不喜雕琢，不喜兒女柔情，又俱有雄偉之氣魄故也。

王實甫，大都人，其事蹟已不可考，然就其『麗堂春』推測，知其由金入元之作者，王劇存目僅十餘種，現存爲『崔鶯鶯待月西廂記』，『四丞相歌無麗堂春』等，以『西廂』爲最，其作風是『雅麗婉媚』，無論寫景寫人寫情，莫不如是，若以宋詞比元劇，則王實甫可謂昇幾道之流亞。

與關漢卿同時，而能與王實甫旗鼓相當，成爲鼎足而三者，則是馬致遠，其事蹟已詳上節，作品見存者，有『江州司馬青衫淚』，『呂洞賓三醉岳陽樓』，而以『陳搏高臥』爲最，作風清俊。

往後所謂第二期雜劇作者中，如白樸、喬吉與鄭光祖等俱爲重要者。白樸（一二二六—一二八五？）真定人，因飽經喪亂之故，志趣恬淡，元統一後，便移家金陵，與諸遺老遊，彼之作品俊爽秀美居多，爲王（實甫）派一位重要作者。喬吉（一二八〇？—三四五）字夢符，號峯鶴翁，又號惺惺道人，太原人。彼爲人美容儀，能詞章，以威嚴自持，人多敬畏之。其作品十餘種，今存有『玉簫女兩世姻緣』，『杜牧之詩酒揚州夢』，而以後者爲佳，作風亦屬『雅麗婉媚』一派。鄭光祖爲

平陽襄陵人，曾以儒補杭州路吏，雜劇現存有「迷青鎖倩女離魂」，「醉思鄉王粲登樓」，「周公輔成王攝政」等，以前二種爲佳。作風偏重「雅典」與「藻麗」。

### 第三節 明之散曲及雜劇

散曲在明，仍極一時之盛。但此時有一可注意之變化，即爲崑腔之誕生。故在元代重要之曲派，有二（馬致遠豪放與張可久清麗），此時則歧而爲三。此三派是：一、馮惟敏（字汝行，號海浮），王九思（字敬夫，號溪陂），康海（字海瀚，號對山）等，可謂繼馬致遠一派者。二、王磐（字鴻漸，號西樓），金鑾（字在衡，號白嶼）等，可謂繼張可久一派者。三、即梁辰魚、沈璟等，所謂崑腔一派者。梁辰魚（一五二〇？—一五八〇？）字伯龍，號少白，又號仇池外史，崑山人，以例貢爲太學生，工詩，精音律，時邑人魏良輔創崑腔，彼首先採用之。沈璟（一五五〇？—一六一五？）字伯英，號寧庵，又號詞隱生，吳江人，萬曆初舉進士，任考功員外郎等職，在散曲方面，彼與梁辰魚齊名。彼等在作品表現上，尙文雅工麗，重視音律，喜集曲與翻譜，同時元人之蒼茫蕭爽之優點，至此已不復存在矣。

雜劇入明後，其劇烈而普遍之變化，即舉凡明雜劇之題材、體製、辭句等，改元人手中通俗而變成文人所專有之文藝矣。且元代之整齊敬肅之規律，明之中期已極少有人遵守矣。其情形大略如

是。

#### 第四節 元代西域人之詩

談文學史者，或謂詩至唐而止；於宋當言詞而無詩，於元當言曲而無詩詞。或於宋詩亦稍稍言之，而於元詩則多以爲無足觀矣。然當元代漢人之詩固無特色，而西域人所作之「漢詩」，則有反過於漢人者，實不可忽視之也。如：馬祖常（一二七九——一三三八）字伯庸，號田石。馬本爲永古特部人，其高祖爲鳳翔兵馬判官，其子孫在中國，遂以馬爲姓。作品有石田集，茲錄「淮南漁歌」一首，（『渡江聞魚價，人來索價錢。婦姑亦不惡，便烹縮頭鰻。』）頗爲生動。迺賢（字易之），其在中國，先後寓居南陽及鄆縣，作品有「金堂集」，其「題四明應成立之梨花白頭翁圖。」（『澹月溶溶隔畫樓，一枝香雪近簾鉤。山禽似怨春歸早，獨立花間白頭。』）風格可謂清雅，至丁鶴年（一三三五——一四一〇）字永唐，居四明，又居武昌，其作品在清雅中更見氣魄，「畫竹」一詩（『拂素寫晴窗，亭亭玉一雙。蒼龍雷喚醒，風雨徧湘江。』）當可爲其代表。

次要者，如薩都刺（字天錫，號直齋），曾居雁門，稱雁門人，觀其「宿臺城山絕頂」，（『江白潮已來，山黑月未出。樹杪一燈明，雲間人獨宿。近水星動搖，河漢下垂屋。四月夜深黑，繁露在修竹。』），意境之豐美，亦非一踐可就者也。

## 第五節 明初散文家

宋濂（一三一〇——一三八一）字景濂，浦江人。明初重要作者三人（宋濂、方孝孺、劉基）之一，而彼地位尤高。初受學於吳萊、柳貫諸人，著書於龍門山。洪武初太祖以書幣徵，命其任「元史」總裁官等職。後坐長孫慎事貶茂州，至薊州卒。論者稱其散文謂：『雍容渾穆，如天閑良驥，魚魚雅雅，自中節度』，今讀其「論中原檄」，「答章秀才論詩書」等文，知上述定評極為中肯。

## 第六節 黨爭中之各家散文

明人喜鬧黨爭，政治上如此，文學上亦如此。由弘正至啓禎，百數十年之文學史，大部爲「唐宋派」與「秦漢派」紛爭所佔據，茲就紛爭中之各家一述之：

李東陽（一四四七——一五一六），代表弘正時之「唐宋派」，此時爲「古文」者，尙有王鏊、吳寬等，但祇是李東陽羽翼而已。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天順初進士，累官至禮部尙書。當永樂成化間，有所謂「臺閣體」產生，此種作品，雖有『博大昌明』『雍容閒雅』之美，但其流弊則失之於『膚廓冗長』。東陽出，以『莽莽滔滔』之作風，一洗此種陋習。其代表作爲「再答鑽川先生」及「送屠元勳」等。

李夢陽（一四七二——一五二九）代表是弘正時之「秦漢派」。此派作者，在當時有所謂「七子」者，而李夢陽爲之魁。李夢陽字天賜，更字獻吉，慶陽人。弘治初舉進士，授戶部主事。武宗時，以代草奏劾劉瑾，下獄免歸。瑾誅，起爲江西提學副使，後以事奪職。嘉靖時卒。彼爲明散文中「秦漢派」之創始者，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其才思頗爲雄駿，所作亦雄奇高古，故一時學者多翕然從之，所惜者是不免摹擬剽竊，致往往得漢唐之形似而神失。其差強人意者，有「鎮平府大輔國將軍墓誌」及「嘯臺重修碑」等。

歸有光（一五〇六——一五七一）代表嘉靖時之「唐宋派」。李夢陽諸人之極端復古之主張，至嘉靖時已造成一批反對黨，歸有光卽是其中最著稱之一。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嘉靖十九年考進士落第，遂退居安亭江上，講學著文凡二十餘年。嘉靖四十四年舉進士，授長興知縣，有治績。對於當時「秦漢派」，彼反對最烈，在「項思聰文集序」中，斥之爲「妄庸人。」其所自作，頗多名篇，如「奎羅村行狀」與「趙汝淵墓誌」等，論者至比之於韓歐。清代之「桐城派」對彼尤極推重。李攀龍（一五一四——一五七〇）代表嘉靖時之「秦漢派」，與王世貞、謝榛、宗臣等，號爲「後七子」。攀龍字于麟，歷城人，嘉靖中舉進士，除刑部主事，歷郎中，出知順德府，升陝西提學副使。彼之才力殊爲富健，所作散文「班駁陸離，如見秦漢間人」，惜乎「聱牙戟口」，讀者往往不能終篇，如「送靳子魯出守潁州序」及「戲爲絕謝茂秦書」卽其例。

## 第七節 明代『平話』

明代『平話』實爲中國近代之短篇小說，其導源於宋之『話本』，茲擇其重要者言之。

一、『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三部平話之總稱。作品年代爲明代，編纂者爲馮夢龍。內容有『杜十娘怒沈百寶箱』，『玉堂春落難逢夫』，『賣油郎獨占花魁』等。

二、『兩拍』即『拍案驚奇』與『拍案驚奇二刻』。作品年代爲明代，其性質與『三言』多異。『三言』爲平話總集，『兩拍』却是平話專集。此兩部專集之作，乃爲凌濛初，在明代文學中地位與馮夢龍相類。

三、『今古奇觀』『三言』『兩拍』行世後，有抱齋老人者，以其卷帙浩繁，不便觀覽，因選刻四十種，名曰『今古奇觀』。其取自『喻世明言』者八種，『警世通言』者十種，『醒世恆言』者十一種，『拍案驚奇』者七種，『拍案驚奇二刻』者三種。如現今短篇小說選集同耳。

以上作品，題材雖不免有可驚可愕，出人意表者，但其敘事寫人處，卻親切而自然。

## 第八節 明代章回小說

近代短篇小說，已詳上節；但吾人當知近代小說中，其價值之高，影響之大，長篇尤甚於短篇。茲卽就明代四部重要章回小說敘述之。

一是「水滸傳」，是章回小說之較早者。大抵宋元之際，民間流行有梁山濞、太行山、方臘等故事，寫成短篇文字者，如「智取生辰綱」之類。至元明際，始有人合成長篇，然而異常拙劣，經後人不斷增刪，成各種不同佳本，故書中不但有羅貫中或施耐庵成分，並且亦有汪道昆等之成分，吾人實不能指定誰爲「水滸傳」之作者。現行版本，就文學技術觀之，七十一回之金聖嘆本似最爲精采。在章回小說中，可列入第一流者。

二是「三國志演義」，所謂『三分故事』，自唐宋以來，流傳於民間已數百年，其故事與梁山泊故事，同樣作爲劇本或話本之材料。現今所流傳之「三國志演義」，相傳爲羅貫中所作，然原書『淺陋可嗤』（胡應麟語），今本是經毛宗崗等人修改者，故實與「水滸傳」同樣不能指定爲誰所作，其文學價值，則遠遜於「水滸傳」。

三是「西遊記」，爲明吳承恩所作。吳字汝忠，淮安人。嘉靖二十三年歲貢，三十九年作長興縣丞。彼性敏慧，著作頗多。「西遊記」卽其一種，不過「西遊記」中之故事，卻與上述二書同樣

爲逐漸演進者。書中玄奘，原爲歷史上偉大人物，彼之取經一事，在唐宋之際已被神化。明初有所謂「四遊記」者，即吳永泰之「東遊記」，金象斗之「南遊記」與「北遊記」，及楊志之「西遊記」，在吳承恩手中，遂合而更增入己創，而爲今之「西遊記」，在文學價值上，遠在「三國」之上，而可與「水滸」媲美。

四即「金瓶梅」，作者雖爲王世貞，乃亦屬後人推臆者，其實作者尙是一謎。內容是將「水滸傳」中西門慶之一段插話，加以放大，描寫人情世態，可與「水滸」「西遊」成鼎足之勢。惟文筆間涉猥褻，頗爲一部份讀書所呵斥，但文學作品，固不能同道德文章想提並論也。

上述四書外，明代長篇小說，尙有「隋唐志傳」，「平妖傳」，「封神傳」，「玉嬌李」，「平山冷燕」，「好逑傳」等，雖亦風行一時，且有外國譯本，而在文學史上實不能占重要地位，故不贅述。

## 第八章 清代文學

清初戲劇，繼明之傳奇餘緒，有孔尚任之「桃花扇」見稱。詩之作者，以士禎爲最佳。散文，則以侯朝宗、汪琬、魏禧三人爲有名。稍後，散文以「桐城」爲中心。「桐城」遠源出於「史記

」，由歐陽修、歸有光，至清之方苞、姚鼐而始漸漸成立一派。至會國藩更有所發揮光大，直至民初而猶餘波未盡也。另方面須要吾人特別予以注意者，爲清末，因與西洋學術接觸，思想界於是發生一大變化。就文學言之，思想有劇烈之變化者爲譚嗣同；文體有顯著之變化者爲梁啟超；又有介紹西洋思想及文學作品，而仍保守中國原有之文體者，爲嚴復與林紓，此其一；其二，清末革命運動，與文學亦有密切之關係。此種「革命文學」，以南社及國學保存會諸人，爲其中心者也。此外長篇章回小說，承明代而更益發展矣。

## 第一節 清初之傳奇劇

戲劇傳奇雖與元明雜劇，同時導源於宋代（詞與話本俱爲其關係），但其盛行却在明清，明代高明之「琵琶記」與湯顯祖之「牡丹亭」，固負盛名，惟茲專就清初爲人所稱道之孔尚任「桃花扇」一說之：

孔尚任（一六四八——一七一五？）字季重，號東塘，又號岸堂，亦號云亭山人。爲山東曲阜人，少讀書於石門山中。清聖祖東巡，至魯謁孔林，彼以應對稱旨，被擢爲國子監博士。累官工部員外郎，後辭官歸。彼之著作有「湖海樓集」，「孔子世譜」等，而使其不朽之作品却是劇曲「桃花扇」。「桃花扇」係以明末侯方域與南京妓女李香君事爲主，中間夾寫南亡國之淒慘狀況。就

體製上論，有二特點：一、是一純粹之歷史劇，所敘諸事，多能『細按年月，確考時地』，可作信史觀。清劇家喜徵實，風氣蓋始於此。二、以「修真」、「入道」、「餘韻」諸齣收束全劇，不獨破除生旦團圓之舊例，且耐人尋味。就其文辭論，亦自有過人處。如「傳歌」、「題畫」、「誓師」、「投江」、「餘韻」諸齣，或華美，或悲壯，或沉痛，無論寫忠臣義士，或奸惡貞婦，或兒女柔情，或國家興亡，無不繪影繪聲，曲盡其妙。

## 第二節 清初詩家

清初詩人卓然成家，影響最大者，無如王士禛。士禛（一六三四——一七一）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順治進士，由揚州司理累官至刑部尚書，漁洋對詩有數事可述者：一、彼論詩不主門戶，曾云：『近人言詩好立門戶，某者爲唐，某者爲宋，李、杜、蘇、黃，強分畛域，如蠻觸氏之鬥於蝸角而不自知其陋也。』二、作詩從神韻之說，「四庫總目提要」載有：『國初多以宋詩爲宗，宗詩又弊，士禛倡神韻之說以救之，故其推爲極軌者，惟王、孟、韋、柳諸家。』三、彼喜愛之詩話，則爲鍾嶸、嚴羽等，如漁洋詩話云：『余於古人論詩，最喜鍾嶸「詩品」，嚴羽「詩話」，徐禎卿「談藝錄」。明乎此，亦知「漁洋詩話」之從出矣。彼卒於康熙五十年，著有「漁洋詩文集」，「帶經堂集」，「古詩選」，「唐人萬首絕句選」，「漁洋詩話」等數十種。

### 第三節 清初散文三家

侯方域、魏禧、汪琬爲清初散文三大家。侯方域（一六一八—一六五四）字朝宗，號雪苑，河南商丘人，卒年僅三十七歲，著有「壯悔堂集」。爲文才氣奔放，邵長蘅云「侯氏以氣勝」者也。吾人今讀其文，豪邁不拘，然亦間有草率處，大抵與司馬遷爲近也。

魏禧（一六二四—一六八〇）字冰叔，一字叔子，江西甯都人，與其兄弟禧，並有文名，世傳「寧都三魏」。禧年十一，補邑弟子員，試輒冠其曹，後十年，會「甲申之變」，愍帝死社稷，禧聞之號慟，日哭臨縣府，居則憤惋叱咤，如不欲生。已乃謝棄諸生，隱居教授於翠微峯。著有「文集」二十卷，「詩集」八卷等，皆行世。其文凌厲雄傑，慷慨淋漓，長蘅評「魏氏以力勝」，非虛言也。

汪琬（一六二四—一六九〇）字茗文，號鈍翁，又號堯峯，長洲人，幼孤，奉母讀書，能自刻苦，順治二十年成進士，除戶部主事，累遷郎中，翰林院編修，纂修「明史」。生平力學，於書無所不覓，而尤邃於六經，同代宋學謂之「其爲文，出入廬陵、震川間，海內以文章大家推之」。所著類稿，經其晚年自加刪定，曰「堯峯文鈔」五十卷行世。嘉興計孝廉東序其文，以爲儒林，道學史家分而爲二，惟先生能貫經爲一，而著於文。時人以爲知言云。

#### 第四節 桐城派古文

稍後，「古文」在清代頗爲發達，所謂「桐城派」者，起清初訖清末，前後約二百年，其支派又有「陽湖」「湘鄉」等。吾人茲先就桐城派始祖方苞敘起。

方苞（一六六八—一七四九）字靈皋，號望溪，桐城人。康熙四十五年舉進士，以母疾遽歸。「南山集」禍作，彼被牽連下獄，賴李光地營救得免死，尋拜英武殿總裁，乾隆初，官至禮部右侍郎。苞論學「以宋儒爲宗，論文則嚴於「義法」。其作品如「白雲先生傳」，「書刪定荀子後」，氣魄雖欠雄偉，而清遠舒徐，實足以自成一家。

爲方苞所推重而時代較晚者有劉大魁，劉大魁（一七七八—一七八〇）字才甫，一字耕南，桐城人。少負盛名，然應試輒不遇。晚年官黟縣教諭，後歸縱陽不出。生平最喜「莊子」；於唐宋作者中，彼則力追韓愈。其作品如「胡孝子傳」等，可作代表。

繼劉大魁而起者，則爲姚鼐，彼字姬傳，號惜抱（一七三一—一八一五），桐城人。乾隆中舉進士，選庶吉士，四庫館開，卽爲纂修官。後歸里，主梅花、鍾山、紫陽、敬敷諸處講席，凡四十年，嘉慶時卒。彼之文論主：「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闕一；必義理爲幹，然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因此，彼之散文亦爲「理與文兼」，「粹然出於醇雅」，如「李斯論」與「莊子章義序」

均然。

以上三家，當時歷城周永年稱之曰：『天下文章盡在桐城』，於是遂有「桐城派」之名。

## 第五節 陽湖派與湘鄉派古文

繼「桐城派」而興，其支系所謂「陽湖派」者，在乾嘉間，先後有惲敬、張惠言二家。惲、張之學古文，皆由桐城派入。敬字子君，陽湖人，乾隆舉人，歷知富陽、江山，以事去官，自言其學非漢非宋，不主故常，治古文得力於韓非、李斯，有「大雲山房文稿集」。張惠言字皋文，武進人，少爲詩賦，惲子居嘗以爲自相如、枚乘後，二千年無有此作，旣而與子居同爲古文，遂爲「陽湖派」鉅子。其學深於「易」「禮」，嘉慶中以進士官編修卒。有「周易」「虞氏易」「儀禮圖」，及「茗柯詩文集」等作。彼等與「桐城派」不同之點：後者好言義法，好言宋人之學，而前者則主張別開門徑者也。論者謂桐城派深於法，爲儒家之文；陽湖派長於才，爲策士之文，非無因矣。道、咸之間，祖述姚鼐者以曾國藩爲領袖，彼字瀚生（一八一——一八七二），湘鄉人。道光時舉進士，授檢討，累官禮部侍郎。洪楊之役，以軍功封侯，爲同治中興功臣第一。後以大學士督兩江，卒於官，諡文正。其作品風格深宏駿邁，如「台洲墓表」，「金陵湘軍陸師昭宗祠記」等，皆可代表其此種優點。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序」云：『曾文正以雄直之氣，宏肆之識，發爲文章』

，冠絕古今，其於惜抱遺書，篤好深思，雖警歎不親，而途迹並合。』可謂得之。抑有進者，桐城派序韓歐之餘習，每并文與道爲一談，至惜抱更舉義理考據詞章爲學問三事。曾氏於古文及言道二者，知其不可強合，故「覆吳南屏書」云：『僕嘗謂古文之道，無施不可，但不可說理耳。』此亦可謂對桐城派之一修正，後人李詳論桐城派云：『文正之文，雖由姬傳入手，後益探源揚馬，轉宗退之』，又云：『使聲光炳燦，而憂焉有聲，此又文正自爲一派，可名爲「湘鄉派」，』此又爲「湘鄉派」之名之由來焉。

## 第六節 西洋思潮襲擊下之文學

十九世紀中葉，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勢力伸入中國，使中國成爲彼等商品市場與投資處所。伴隨此一浪潮之襲擊，中國舊有一切開始激盪，文學自不能例外。

文學之革新，當託始於晚清光、宣之際，首爲譚嗣同與梁啓超，彼二人均參加康有爲之戊戌政變，譚嗣同且爲被殺六君子之一，其思想之激烈，可見一般。梁啓超（一八六三—一九二九）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變法事敗，彼遂亡命日本，先後主編「新民叢報」與「國風報」等，發表政見。在文學上，彼主文體必須革新。「論小說與羣治關係」之一文，確認小說之四種力量，一反已往對小說乃稗官之事之陳腐觀念，在小說革命史上，爲一不朽之作品。

至介紹西洋思想及文學作品，而仍保守中國之原有文體者，有嚴復與林紓。嚴復（一八五三—一九二一）字又陵，清福建侯官人。英國留學生，歸國後，翻譯「天演論」、「原富」等書多種。嚴氏譯書，以「信」、「達」、「雅」三字為標準。「信」與「達」無可疑議；「雅」則頗為今人所反對。但彼所以主張「雅」，實亦為原有文體作最後掙扎耳。林紓（一八五二—一九二四）字琴南，號畏廬，福建侯官人，清舉人，曾任北京大學教授，與魏易等人合譯西洋小說二百餘種。林氏譯西洋小說，自謂用「史」「漢」之筆，實亦過甚其言；大抵林氏之文，學唐人傳奇，確能青出於藍，但不論「史」「漢」「傳奇」，在現今論之，均為不進步者，不過正足以說明彼之對文體態度者。

## 第七節 推波助瀾之革命文學

清同光以後，以至民國之初，文之可觀者，分為數派：除以周秦諸子之文，譯西洋學術之嚴復；以唐人傳奇之文，譯西洋文學書之林紓；以極通俗之文，暢談時務之梁啟超外，尚有一支文學之流，不可忽視者，即自襲自珍入手，一變而為奔放絕塵之筆，用以寫革命排滿之文，南社諸作者是也。——南社在清宣統初，為柳葉疾、陳去病、葉楚傖等，在上海設立之文學團體，該社有不定期刊物，所載詩文，頗有名，先後入社者有千餘人，對革命思想之擴張，自盡一番勞績。

## 第八節 清代章回小說

清代長篇小說，不若明代之大半無主名者，茲就八位重要作家一述之。

吳敬梓（一七〇一—一七五四）字敏軒，全椒人。曾祖國對爲順治十五年探花，父霖起爲贛榆教諭。彼在康熙五十九年中秀才，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以病作罷。彼性穎異，長於詩賦，而不善治生業。晚年頗潦倒，落拓縱酒，旋卒揚州。彼作品唯「儒林外史」膾炙人口，此書共五十五回，作於吳氏旅居南京時，約當雍正末年，該時士大夫過份着重制藝，不但學識淺陋，且一舉一動，亦俱矯飾可笑，「外史」所寫，卽以此種人爲對象，刻畫入微，而宅心公平，較之其他諷刺小說，實爲高出，惜全書無主幹，前後失貫串，未免大醇小疵。

曹霑（一七一九？—一七六三）字雪芹，祖寅父類，並爲江甯織造。清世祖南巡，常以織造署爲行宮，寅接駕至四次，又嗜風雅，善詩詞傳奇，霑卽誕生此種環境中，後家道中落，霑乃貧居北平西郊，渴稀飯度日。乾隆二十七年，子瘍，彼亦因悲成疾，尋卒。此種由富貴而貧賤之經歷，便寫成一部「石頭記」。此書原本僅八十回，未完而作者死，今傳之百二十回，乃高鶚所補足。但技術上有遜於前八十回，此八十回在章回小說地位之高，實爲空前而且絕後。

李汝珍（一七六三？—一八三〇）字松石，大興人。彼博極羣書，而不喜八股。「鏡花緣」一

百回，是彼晚年作品，書中以武后開科試才女爲線索，一方敘述探花唐敖遠遊異國事，一方面敘其女閨臣與衆才女應試事。書中爲婦女要求平等，則爲他書所無，但針砭世俗有矯飾之嫌，故不能爲第一流者。

文康，滿洲鑲紅旗人，曾祖溫福爲工部尙書，祖勒保爲經略大臣，封公爵，父未詳。文康以貴爲理藩院郎中，後起爲駐藏大臣，以病未行。晚年諸子不肖，家道中落，窮愁獨處，作「兒女英雄傳評話」自遣，成書約在道光中（一八四〇年左右）。彼之身世有類曹霽，而其作品則不同於「石頭記」。後者是懺悔之自傳；而前者則作者所希望之肖子，以慰情於無。書中以十三妹爲主，寫其如何報父仇如何嫁安驥；安驥以探花及第，終於位極人臣，即作者理想之肖子。書中對話生動、漂亮、俏皮、詼諧，是其長處。

石玉崑，別署問竹主人，生平事蹟均不可考。彼之「三俠五義」，大約作於同治十年前，後經入迷道人修改，於光緒五年出版，至十五年，俞越又改作第一回，易名「七俠五義」。按「包龍圖」與「狸貓換太子」故事，自宋元以來，流行民間已久，經問竹主人，入迷道人手中，加添十數個俠義之士之描寫，便成此書，較其他俠義及偵探書爲高明，雖然亦不能作爲第一流作品。

劉鶚（一八五〇？—一九一〇？）字鐵雲，丹徒人。父成忠官至觀察。彼少精算學，又精醫理。光緒十四年黃河決於鄭州，彼治河有功。後以主張開山西礦山，被稱漢奸。庚子之亂，北京人民

苦饑，時俄軍據太倉，不食米，彼以賤價購粟於俄軍，以振饑困，不料反私售食粟獲罪，致流新驛而死。其「老殘遊記」成於光緒末年。書中以一名爲老殘之人爲主人翁，歷敘其遊行所見，而又致力於清官剛愎誤國之描寫。文章甚佳，可與「儒林外史」媲美。

韓邦慶（一八五六—一八九四）字子雲，松江人。父宗文爲刑部主事。彼幼年卽甚聰穎，然屢試不售，遂淡於功名。常旅居上海，爲申報作論說。彼之「海上花列傳」六十四回，係描寫上海妓女爲主，而妓女多操蘇州方言，而作者欲「合當時神理」，故此書用吳語作成。其描寫自然生動，實出其他寫妓女小說之上，有謂該時彼正與某一妓女最熟，韓常寄居其妝閣中者，亦可信也。

李寶嘉（一八六七—一九〇六）字伯元，武進人。因累舉不第，便至上海從事辦報，嘗被薦經濟特科，不赴。晚年無子，身後蕭條，伶人孫菊仙爲之料理喪事。其作品以「官場現形記」爲最佳。彼指摘官僚，正如吳敬梓指摘士人，惜其有吳敬梓短處，而無其長處者，千篇一律之官場話柄，雖酣暢淋漓而無含蓄蘊藉之致。

此外清代長篇小說作家，尚有夏敬渠，屠紳等，但不一一詳述之矣。（完）

# 中流出版社

## 中流文史叢書

中國文學史略

中國散文史

修辭學

中國新文學史

## 中流文學叢書

欽文小說自選

詩與散文

現代英國詩選

散文集

給弟弟的故事詩

短篇小說集

離騷

文藝寫作講座

鮑文杰著

葛斯永著

毛淳民著

鮑文杰著

許欽文著

魯陽著

伯石譯

梁荻雲著

鏗鏘著

李乃文著

屈原著 陽譯

谷斯範著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八月二版

# 中國文學史略一冊

基本定價國幣貳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郵費

編著者 鮑 文 杰

發行者 中流出版社

杭州汪莊

印刷者 正報印刷廠

杭州佑聖觀路

經售處 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82

2751

9

北京琉璃廠

北新書局敬贈